

红酒

● 南飞雁

1

简方平其实并不老，说他老，是因为离过婚。他离婚时三十四岁。其实那年发生的事情真不少。提拔，离婚，这两件普遍意义上的人生大事一个在岁头，一个在岁尾，烘托得一年光阴姹紫嫣红。从正科到副处调，自然是提拔；既然是提拔，位置就高了些；既然是高了些，往上看就更方便。比如钟副厅长喜欢红酒，厅里人都知道，简方平也不例外。不过知道毕竟只是知道，还是初级阶段。厅里想在红酒上打主意的人不少，要么够不着，要么不得法。办公室里与他同时提拔的还有小李，比他大两岁，但看上去却是简方平显老。一次他俩陪钟副厅长出差，上车时小李抢着给领导开门，简方平只好主动要求开车，心里鄙夷得像湿毛巾，拧来拧去，怒火滴滴答答。旅途无聊，小李就往红酒上扯，显然是有所准备。钟副厅长兴致很高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把简方平晾在一边。小李坐副驾驶位置，声音小了怕领导听不见，大了又怕显得太迫切，所以说话时只能侧身，扭头，好像生下来就是歪脖。简方平一听就知道他的斤两，无非是买了几本书，临时恶补来的。中途三人下车抽烟，小李还是死死霸着话语权。幸好钟副厅长鬼使神差地问简方平，小简对红酒有研究吗？他谨慎地回答，没什么研究，还是从巴尔扎克那儿了解了一些。钟副厅长果然颇有兴趣。简方平解释说，我大学学的是中文，教外国文学的老师是巴尔扎克专家，讲课的时候提到了巴尔扎克跟红酒的典故。

还有典故？说来听听，边走边说吧。钟副厅长扔了烟头，仨人上车。谈话未完，小李顺理成章地坐在驾驶座上。钟副厅长拍拍座位，说，小简坐后边，说话方便。简方平远远地坐下，心跳跌宕起伏。卢瓦尔河谷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，巴尔扎克就出生在卢瓦尔的图尔地区，对卢瓦尔河谷情有独钟，《幽谷百

合》、《高老头》是传世之作，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。钟副厅长有些诧异地点头，不错，我去年到法国，接待方特意安排到卢瓦尔古堡群参观，是有个巴尔扎克的博物馆——叫什么城堡来着？简方平笑道，是萨榭城堡吧？钟副厅长点头，对，就是萨榭城堡。简方平说，城堡外边是不是大片的葡萄园，城堡里还有红酒老作坊？钟副厅长连连称是，眼光里带着欣赏。简方平恰到好处地感慨说，巴尔扎克那会儿就是如此，萨榭城堡是红酒产地，也是巴尔扎克的故居，研究法国文学的都把那儿当成圣地了。钟副厅长大笑，说，真没想到，我还冒充了一回文学爱好者呢。

晚上，简方平和小李一个房间。小李躺在床上，不停地捶脖子，表情很不自然。简方平故意问，李主任颈椎不好？小李苦笑着不说话。夜深了，还能听见小李翻身叹气的声音。简方平想，知识改变命运啊，谁叫你不是学中文的，谁叫你不知道巴尔扎克？他都快笑出声来了。他一边装着打鼾，一边又想，都说文学有穿透力，看来不假，巴尔扎克的确伟大，文学的的确能救人，不但能救人灵魂，还能救人肉体。至少这个夜晚，他可以安然入睡。

出差回来没几天，厅里搞全省优秀地市局评比，钟副厅长点名要简方平一道下去考察，写材料。离婚就肇始于此。故事很老套，简方平的妻子杜萱蕙寂寞难耐，红杏出墙了。他一直蒙在鼓里。杜萱蕙提出离婚后，他着实难过了一阵，以为是忙于工作忽视了经营家庭，再三向她表白歉意，并及时付诸行动。结果花也送了，衣服也送了，手袋也送了，首饰也送了，这些通通成了杜萱蕙再婚的嫁妆。除了儿子，她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。离婚闹了将近一年，等协议一签，他领着儿子简晓威灰溜溜住进了厅老家属院，一间六十六平方米的两居室。

简方平离婚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父母从老家接来。一方面儿子需要人照顾，另一方面除了父母，他实在找不到任何同处一室，并能给他安全感的人。

离婚不到两个月，杜董就再婚了，据说婚礼还很热闹。小她三岁的新郎当众高呼终身相守。简方平才知道离婚的真相。一个当律师的大学同学不无惋惜地告诉他，如果早点发现，房子、存款就都是他的了。简方平大度一笑，脸上的安详让一切画像里的观音菩萨自愧弗如。不过这个笑容也显得有些暧昧，有些不怀好意，有些动机不良。简单地说，有些坏。因为在座的有律师夫妇，还有一个女孩子。这样的场面在此后几年里以各种形式、各种借口经常出现，简方平知道，大家管它叫相亲。

女孩子姓刘，叫刘晶莉，三十岁了。似乎称呼这个年纪的女性为女孩子有些残忍，但律师夫人依然一口一个叫得很慷慨。比如“像她这样的女孩子，真是不多见了呢”，比如“你们女孩子不知道，离过婚的男人知道疼老婆”等等。简方平一开始不知道自己的使命，等确认了在场众人的人物关系后，一下子进入了角色。事后他自我总结，喜忧参半地发现自己的确是个有暧昧天赋的男人。要命的是，他还有个不错的公务员头衔；更要命的是，他发现自己的天赋并不算太晚。

刘晶莉是一个公司的文员，律师同学的事务所与她所在公司有业务往来，使得这次相亲带有公私兼顾的性质。简方平还处在离婚后短暂的穷困潦倒中，距离吃喝行走签字报销尚有时日。虽然每月几十块钱的房租只是象征性的，但儿子上的是省里最好也是收费最高的幼儿园，每月工资大部分送给那个矮壮的女园长了，流动资金基本在五百元的水平上下浮动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奢谈暧昧是很滑稽，很没有安全感的，但他还是努力将这次暧昧尽可能延续下去。就当是练兵了。他的定位现实而准确，居高一望，就预见到了今后不知何时是终点的相亲生涯。

律师同学喝多了。律师夫人扶着丈夫，对简方平说，我们当家的不行了，你负责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，不准打歪主意哟。

行不行只有你知道，真不行了我可以算个替补。他这句话忍着没说出来，笑道我已经过了打歪主意的年纪，我跟歪主意像是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，距离很近，但你挨不着我，我也挨不着你。

花言巧语！律师夫人毫不客气地点评，你们老男人的心眼儿多着呢，小莉，你可别上他的当。

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，心安理得地摇头微笑，不予反驳，偷眼看着刘晶莉。她也没说话，倒是脸红扑扑的，或许是因为刚才的几杯红酒，也或许是对“上当”一词的生理反应。四人一起下楼。律师夫人带着歉意解释，自己的驾照刚拿到手，不敢开太久，恕不能送他们两个回家。刘晶莉忙说，不用麻烦，我家离这里很近的。简方平立刻觉得她话里有话，既然近，就可以散步回去；既然是散步，就给了双方进

一步沟通了解的机会。果然，律师夫妇一离开，刘晶莉就低头说，我家真的很近，你不用送了，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。他当然说，那怎么行，我重任在肩，送人送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她抬起头笑道，你真幽默，不像个机关的公务员。

拜多年的秘书经历所赐，简方平习惯了分析对方言语背后的东西。像刘晶莉这句随口而出的话，他就看出了两层意思。第一，她欣赏自己的幽默；第二，她对自己的公务员身份很看重。欣赏意味着可能，看重代表了好感，都是好兆头。

散步持续时间不短，那段路也跟“很近”二字根本搭不上边。他一路走来，暗笑这个谎话的幼稚和刻意。刘晶莉站在小区外，有些被看穿把戏的心虚，说同住的女孩可能已经睡了，不方便请他上去做客。他宽容一笑，挥手送她进去。回家路上，简方平想，这个女人大概是真诚的。三十岁了，还是个大头兵文员，还没有一个专有的卫生间。她太渴望命运的改变了，既然自身努力无效，就得依靠一个叫做“婚姻”的跳板上层次。因为如此，显得有些迫不及待；或者是心里迫不及待，脸上还要用矜持来伪装。可惜伪装到底还是伪装，伪装是可以脱掉的，但表情连着脸皮，脸皮连着肉，肉连着心。一个表情，把什么心里话都说了。多年后的简方平总结道，暧昧的基础在于彼此有所求，谁求的更少更简单，谁就在暧昧的游戏里占据了主动，谁就可以做到安全生产无事故。任何游戏的玩家都需要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的游戏总让人忐忑。

简方平站在家门口，刚掏出钥匙，就听见里面的哭声。他心里一沉，钥匙像是锈在了锁眼里，艰涩难动。果然，儿子在母亲怀里闭着眼喊妈妈。六岁的孩子已经明白不少事情，想哄他不再轻而易举。母亲眼睛红红的，看着他轻轻叹气，一只手机械地拍着简晓威，想把那一身稚嫩的愁绪抖落下来。

父亲是个老烟民，遇到烦心事烟瘾更大，自从简方平离婚以后，烟就再没离过手。他站在父亲身边，一股烟味撑开他的鼻孔，使劲朝里钻去。阳台窗户开着，父亲脸冲外，只能看见烟雾渲染出的淡蓝色轮廓。父亲深深吸了一口，吐出来，话随着烟雾慢慢飞扬。你们离婚了，威威怎么办？

简方平感觉有些好笑。亲生儿子婚姻失败，他担心的却不是儿子，而是孙子。他沉默一阵，向父亲要了一支烟。他此前从不抽烟。父亲倒没觉得什么意外，递过来一根，点上。他无师自通地深吸一口，觉得身心一阵恍惚。父亲又问，你今后怎么打算？他说没什么打算，守着你们和威威过日子。父亲摇摇头，要是我们死了怎么办？他想不出答案，就大口地吸烟。父亲瞥了他一眼，继续摇头。抽吧，男人不抽烟，还像个男人吗？

父亲是个军转干部，在一个地级市的纪委干了一辈子，正处级别上退的休。办案办多了，他在家里

也是不怒而威，胸有成竹地等着有人主动交代问题。或许见惯了坏人，父亲对一切好人都心存怀疑，认为他们徒有其表。简方平从小规规矩矩，任何调皮捣蛋的事情与他无缘。甚至上了大学，读了研究生，结了婚，依旧是循规蹈矩，烟酒不沾，生活得干干净净波澜不惊。父亲在他家住过，观察一段时间后，大胆地向母亲预言这段婚姻维持不长。如今被他一语成谶，除了得意，更多的是担忧。父亲的担忧总是直捣要害。他听见父亲这句话，隐约有了些预感。不出所料，父亲转身关上阳台连接卧室的门，在新燃起的烟雾背后吐出一句话，你是不是——那里有问题，杜萱蕙有意见了？

他吸烟本不熟练，差点把一口烟咽在肚里，忍不住咳嗽起来。父亲继续说要是真的，也别放在心上，爸有个老战友，研究一辈子中医了，啥病都能治好。他觉得不能再沉默了，上去拍拍父亲的肩膀，爸，你儿子没问题。父亲疑惑地看着他，真没问题？

我总不能找个鸡让你现场检验吧？

熊样！

父亲终于笑了。大凡父亲对某人赞许的时候，总会做出这样的评价。简方平想，似乎真的要证明一下了。鸡自然不用去找，现成的实验对象就有一个。

再找个吧，只要对威威好，离过婚的也无所谓。父亲迟疑了一下，又加上一句，要是没孩子的更好。

很晚了，简方平在床上翻来覆去。离过婚的？无所谓？在他的脑海里，再婚的念头像星星一样遥不可及。钟副厅长已经跟他暗示了，或许过不多久，他就有望将副处调的“调”字去掉，当上实职。厅里副处长的位置并不富裕，计财处、社管处、外事处、厅办，个个都是众目睽睽的处室，钟副厅长又要怎么安排他呢？就算信息处也行，就算厅里直属的某个事业单位也行，离过婚的老男人必须跨过这个关口。厅里熬一辈子副处调的大有人在，就像一辈子没有破茧而出的蛹，只能看着别人扑扇五颜六色的翅膀。生活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，混在一起就是一团漆黑，分开来就是色彩缤纷。他大学四年，研究生三年，婚姻九年，两个抗战都打过去了，抱着副处调终老一生，落个一团漆黑的下场岂不恶心？何况他新近离婚，相亲伊始，父母苍老，儿子尚幼，那么多事情都急迫地需要一个安全的着陆点。暧昧离不开，父母离不开，儿子离不开，所有这一切都在挠着他的痒处。

第二天刚上班，律师同学的电话就来了，及时通报昨晚的练兵情况。刘晶莉没好意思直接对律师同学讲，而是转弯抹角地向律师夫人要简方平的电话。律师同学添油加醋地描绘一番，连简方平都觉得从奴隶到国王的转变是不是太快了。挂了电话，他干什么都没了兴致，给钟副厅长汇报工作的时候也屡屡走神，盘算着接到电话后怎么办——一起吃饭还是一起看电影，是拉拉小手还是亲亲小嘴，是该快一

些还是该慢一点——诸如此类的想法盘旋心头挥之不去，像是饿极的人忍不住想念美食。快下班了，憧憬中的电话迟迟不来，更是给他虚幻中的美味佳肴添了许多作料。好在希望总是在绝望中滋长，他刚出电梯，一条短信恰到好处地来了：你好，我是刘晶莉，你下班了吗？

他站在电梯口鼓捣半天，写了条信息回过去：刚出办公室，晚上一起吃饭吧？

发完了，他又觉得太不够矜持，主动权轻易之间易手。正懊悔着，她的信息来了，只有两个字：好的。他的后悔马上变成了不快。以前只有短信给领导汇报请示的时候，才有“好的”或“好”之类的简短回复。我好歹也是个副处级干部，你刘晶莉算什么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也把自己端起来吗？

简方平握着手机，走到厅大楼门口，停下来回了条信息：对不起，刚接到电话，有急事要办，可能会很晚。写完，他又浏览一遍，满意地发出去。这条信息像是民主生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诚恳，坦白，又很安全。果然，她的信息飞快地出现了：没关系，我没什么事，等你一起吃吧。简方平看着信息，真想冲着外边的马路大笑三声：哈，哈，哈。他转身回去，在办公室里打了几局网络双升游戏。见八点已过，就用办公室的座机给她打了电话。电话响了一声就接通了。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主动权又回到了自己手里，无比踏实。的确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一个在这座城市里三十岁一无所有的女人，是没有资本把自己端起来的。

吃饭地点定在了刘晶莉租房的附近，一个很高档的西餐厅。刘晶莉在电话那头稍稍抗议了一下，一是因为那里和简方平住处并不是一个方向，二是餐厅的装潢让人触目惊心。简方平判断出她根本没进去过，信心倍增。他若无其事地说，没什么，打个车就行了，你别担心。

从西餐厅到厅老家属院，打车要二十来块钱，简方平是可以报销的，因此很有底气。至于餐费，一切从暧昧的角度出发，这点儿投资还可以承受。中部省会城市的消费水准不高，刘晶莉吃饭时再次对这二十来块钱表示了不安和歉意，这也让他的成就感越发饱满。那时简方平研究红酒略有成，就要了瓶桃乐丝，这是中低端红酒里最惠而不贵的。酒和酒具送来，刘晶莉的眼睛一瞬间变得很大。他让侍者退下，熟练地打开酒瓶，将红宝石般的酒液倒进醒酒器。

红酒放的时间长了，都会有异味。这个程序叫醒酒，让红酒最大面积地跟空气接触，氧化。异味很快没了，顺便还可以闻闻酒香。

刘晶莉由衷地说，我真是孤陋寡闻了，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喝酒。

桃乐丝产自西班牙。它还有个名字，叫公牛血。你看它的色泽，是不是挺像的。

刘晶莉看着醒酒器里平静的红酒，脸色微微醺

红，仿佛酒色顺着嗅觉蔓延到她脸上。如果灯光再幽暗些就好了，简方平有些遗憾。他把酒杯横着，慢慢将桃乐丝倒进去，将溢未溢的时候停下，映着洁白的桌布观察层次。新酒一般看得出层次，浑然一体的则是有些年头，若是微微呈现红棕色，就是一瓶难得的陈年佳酿。随着他慢条斯理的解释，刘晶莉被突如其来的一系列不断撞击弄得不知所措，心情摇曳得宛如烛火。她像个初学画画的小学生，他在黑板上画一笔，她在画图本上跟一笔，亦步亦趋，战战兢兢，也不知他画的究竟是何物。

女人大都向往一种踏实的、精致的生活。这样的向往越强烈，他的杀伤力也越大，谁叫他是个单身、有稳定工作、又懂红酒的精致男人呢？他完全主导了这次见面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她近乎崇拜的目光牢牢盯着他的脸，他却故意不去看她，只把玩着高脚杯。他不说话的时候，她微微垂着头，目光停在红酒上，而他的眼神解剖刀似的在她脸上游弋。一瓶酒没有喝完，她提议存在餐厅里。他马上看出了她对下次见面的期待。这种感觉很美妙，正像古代凯旋的将军向皇帝献俘。面可以见下去，暧昧也可以玩儿下去，这一切都很踏实。埋单的时候，简方平报出单位的名称，侍者很快把发票送上。她有些愧疚地说不好意思，让你破费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简方平微笑说公家花钱，你不好意思什么？

在小区楼下的阴影里，他如愿以偿地吻了她。快半年了，他还是第一次跟女人亲密接触。彼此唇齿间残余的红酒气息让两人迷醉，他的动作粗暴了起来。但这粗暴也是相对静默而言的，他只是揽住了她的腰，停在腰际和臀部中间，用了些力气而已。她完全丧失了抵抗意识。她不是不懂此时需要矜持，只是她害怕就此失去这个精致的男人，正如股民想赚怕赔、左右为难的心态。幸好，简方平的修炼尚待时日，还没到将女人心意一览无余的境界。他将手收回，顺着她的胸前一划而过，停下来。他看着她消失在楼梯口，转身离去。还没走到小区门口，短信就来了：平，我们是不是太快了？我心里很乱。

简方平回了一条：很晚了，快休息吧。明天还要上班。

当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，他总是将大问题转向小问题，再将小问题转向没问题。与其说这是逃避，不如说这是生存的本能。实践证明，这本能偏偏很有效。果然，她很快回信息说：我这就睡了，你快点回家，给我发个信息，天很晚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

简方平没再回信，轻快地走到大街上。他不急着打车，他需要一段步行来反刍刚刚轻易得到的快乐。其实也不轻易。这顿饭花了三百多，流动资金迅速贬值了一半。他掏出发票，细细地撕碎。他尚未爬到可以随意报饭条子的级别，刚才的多此一举无非是给自始至终的精致生活添一笔颜色。简方平手一松，碎

纸屑落在地上，他踏脚上去，踩了几脚。渴望已久的副处长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？他一边走，一边想。当了副处长，用车、报销、玩儿玩儿暧昧、养活孩子、孝顺爹娘就都有了基础。他对仕途晋升的憧憬从未如此真诚，如此迫切。

就在不久前，简方平陪钟厅长到北京开一个全国厅局长会议，候机时意外地看到了刘晶莉。时间过去了好几年，她的模样变化不小，中年女人丰腴的风致也有了。隔着贵宾休息室的玻璃墙，他看见刘晶莉混坐在一群旅行社的游客里，一个中年男人给她念着短信段子。她捂着嘴低笑两声，轻打了他一下，又把手放在胸前——好像她的胸部比前几年更大了。简方平回忆起那段如火如荼的日子，忍不住想笑，给钟厅长敬上一支烟，自己也点上。火苗刚熄灭，一个五十多岁、腹部凸起的男人气冲冲走了过来，站在她面前大声叫着什么。她毫不畏缩地站起反驳，中年男人尴尬地坐着。可以揣摩出的段落大意是：她老公去了趟洗手间，她居然在这么短的工夫里就跟别的男人勾搭上了。简方平看着看着，忘记了抽烟。钟厅长瞥了他一眼，怎么，是熟人？他忍住笑，老老实实说是熟人，离婚后相过亲，没想到成了这个样子。

钟厅长意味深长地说，你相亲也有不少日子了吧？就没一个看得上的？

钟夫人插话说，小简是你们厅的顶梁柱，有学历，能力强，年纪轻轻就是处长，人长得精神又重感情，懂得过日子。条件好，自然得挑一挑。不过小简你也别着急，回头嫂子再给你介绍几个。

每次钟厅长飞北京开会，简方平都会安排钟夫人顺便搭飞机去看钟婷婷。钟厅长批评了几次，也就不了了之。时间一长，就成了制度。钟婷婷在北京工作，找了个中科院读博的老公，据说将来可能进国务院研究中心的。简方平去北京，总要给她报销一些票，一来二去，跟钟家女婿也成了朋友。钟夫人刚才给他加了许多定语，出于礼貌，简方平开始恭维她未来的女婿，说得她心花怒放，越发认为简方平原身至今是她的失职。钟夫人说小简啊，离婚这么多年，也该走出来了，喝醉一次，就一辈子不喝酒了？

钟厅长笑道，你懂什么酒，好酒是不会醉的。

简方平趁机说，钟厅长，我这次出国，给您带了两瓶97年的木桐罗斯柴尔德，在家里摆了一个礼拜，不敢消受，回头给您送去。

钟厅长的兴致明显地高了起来，木桐罗斯柴尔德？97年的？好酒，橡木味很足，适合配鲍鱼和蘑菇。你不是有两瓶吗？回头咱俩先品一瓶。可惜了，是97年的，要说品质，还是96年的葡萄年份好，温差小，雨水也恰到好处。

钟夫人摇头说，你们两个真奇怪，远隔重洋的，关心人家法国葡萄收成干吗？

钟厅长和简方平一起笑起来。笑声之余，他看到玻璃墙外，刘晶莉和老公已经厮打在一起，拳脚横飞。中年男人猥琐而无措，小导游奋力劝解，几个机场保安沉着脸虎视眈眈，时刻准备冲上去。而这一切，距离他只有一堵薄薄的玻璃墙，似乎是触手可及，但又不容置疑地把他和她分成了两个层次，两个世界。

简方平和刘晶莉在消耗了三瓶桃乐丝红酒之后，精致生活终于发展到了新高度。简方平不愿在她家里做，既然是陌生的地方，不如陌生得彻底。那段时间厅里举行全省会议，他是会务组副组长，负责迎送。会议结束送走代表已是下午，房间可以留到明天再退，简方平借口收尾工作没完，让其他人先走。前后忙了十几天，同事们要么有爱人要么有情人，业务都很多，一个个感谢着溜了。会务组的房间里就剩下他自己。他躺在床上斟酌好了措辞，给她打了电话，说请她吃饭，让她来洲际宾馆。刘晶莉推辞了几句，欣然赴约，看得出经过了一番打扮，似乎是对这顿饭和饭后的活动早有了预案。因为会上可以签单，五星级饭店里又不缺好酒，简方平就点了瓶翠陶玫瑰古堡，带着浓郁的浆果香和些许香草气息。一瓶酒见了底，他恰到好处地提议去房间里继续聊天。她的矜持早融化在红酒里，没有任何拒绝的表示。其实那时候简方平的信心紧绷到了极点，若是她稍微有所反感，他就会全线崩溃了。

刘晶莉洗澡的时候，他裸在床上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半年多没这样了，连他自己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，不然为何到这个程度还没一点儿反应？他恨铁不成钢地狠狠抽烟，手指哆嗦得落了一被子烟灰。哗哗的水声停住，刘晶莉有些脚步微晃地来到床前，身上裹的浴巾松开，露出了半个胸脯。够了，这就足以在一瞬间点燃简方平。

似乎她也是久旷之人。两人云收雨住，简方平的脸若无其事地一派晴朗。刘晶莉用身体和语言缠着他，问他当初为什么离婚。这是两人交往以来首次涉及深层次问题。简方平游离了主题，说你呢，为什么现在也没结婚？刘晶莉认真地说，你先回答我，是我先问你的。他知道迟早要面对，就说自己经常出差，是妻子耐不住寂寞。刘晶莉偏偏不知深浅地说了句：那是她真不像话，我绝对不会那样的。

这句意图赤裸裸的话对他震撼很大。如果不是这么快就将两人的关系庸俗化，如果不是庸俗化之后的这句话，他还打算继续暧昧下去。简方平以前有过选择的机会，他看走眼选了杜蕾斯，如今这样的机会重新降临了，而且体味到了其中的美妙，自然会倍加珍惜。就好像一个初次到自助餐厅的人，蓦地发现那么多随便挑选的美食，谁都不会仅仅往盘子里放上几片面包，直接吃饱了就走人。可怜的面包以为他

的默然是感动，继续讲了下去。原来面包也是有过男朋友的，还不止一个。初恋的就不说了，工作之后还交往过两个，一个谈了一年，一个谈了三年，后来都分手了。简方平心里冷笑。一年，三年，自然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难怪她刚才遮掩不住的熟练。他忽然一阵厌倦。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事业无成，经历颇多，容貌也不出众，急于嫁给他的心情可以理解。但这样迫切就不好了，不符合暧昧的游戏规则，而脱离了规则的游戏很难进行下去。简方平听她唠叨叨地叙述，倦意从心里滋长起来，流淌到四肢百骸。他轻轻拍了拍她的乳房，搂紧了她。第二次进行得更好。两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结束，什么时候睡着的。

有了爱情滋养的刘晶莉流光溢彩，幸福感源源不绝。电话、短信像雨点连成了线，抱成了团，铺成了面，让人无处躲避。连简方平都感到吃惊。一个月后，她暗示要见他父母，他意识到了决绝的不可拖延。那天喝的是国内灌装圣皮尔古堡。樱桃红的酒液散发着烟草味。在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，她终于察觉了什么，可怜巴巴地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。那一刹那简方平的心软了一软，知道自己一吐口要么是拒绝要么是承诺，反正不是暧昧。他只得逼着自己继续沉默下去。刘晶莉只好挑明说，是你家里不同意？你的父母还是你的孩子？

简方平沉重地叹了口气。她结巴起来，说了半天表白诚意的话。他一直不语，最后说我很难，请给我一段时间。她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。当晚，他的手机像是发电报似的响个不停，全是她的短信，语气各异，有质问也有辩解，最后归于哭诉。第二天上班，律师夫人打电话来，疑惑地问他是哪里出了问题，让人家女孩子半夜给她打电话。简方平简短地说，对不起，我在开会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这个电话最终也没打，这就使得必然的结局有了许多偶然的可能性。他和刘晶莉的关系冷却到第三天，律师同学坐不住了，做东请他吃饭。凉菜还未端上，同学夫妇就开始了诘问。那时的简方平还是芸芸众副处调的一员，又刚吃过妻子红杏出墙的亏，大凡男人经历了这种事，想不低调都难，何况对面坐的同学事业有成，出有车食有鱼呢？一顿饭吃下来，同学的态度像桌上的菜，先凉后热，软硬兼施，最后统归冰冷，仿佛盘子边缘凝结的片片油花。同学说，方平你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，儿子也不小了，又摊上这种事，还想找什么样的呢？别挑了，还真把自己当成肥肉了吗？公务员又怎么了，除了死工资，就算贪污腐败也轮不到你这个级别。同学夫人更不客气，告别的时候冲他勉强一笑。简方平转身之际，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她嘟囔的话，牛气什么，小官僚。

一周以后，刘晶莉的短信日渐稀少，终于化为乌有。他想，看来她不是非要嫁给自己，或者说，她并非是全身心投入，离孤注一掷还很遥远。就像是两军交

战，小部队试探之后，弱小的一方果断撤离以保存实力。两人交往中，刘晶莉是不折不扣的弱者，所求的甚多，但所有的资本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。而简方平就不同了。律师同学的瞧不起影响不了他意外的好运气，与刘晶莉分手后不到一年，钟副厅长安排他去了党校干训班。班里放眼望去，三十到五十的都有，最低是正科，最高的也不过是副处，也就是班长。简方平是最年轻的，也是唯一一个单身的副处调。干训班没结束，班里就传来两个好消息，一个是班长荣升处长，一个是他荣升副处长。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钟副厅长也眼看着扶正有望，他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

2

机关里被称作“某处”的人，可以是副处调，可以是副处长，也可以是正处调或是正处长。就像称杜甫为杜工部，其实人家只是个员外郎，离做部长的尚书差得很远。简方平做副处级调研员的时候，人家也喊他“简处”。但此“处”非彼“处”。正如同样是包子，外观看不出差别，功夫在馅儿上，蟹黄的就比猪肉的贵不少。简方平晋升副处，把“调”字去掉了，如同全素馅变成了猪肉馅，而且今后还有进步的可能。

职位一升，好比登高一望，视野骤阔，相亲的对象也扩大了范围。简方平从不主动，主动意味着主观希望，而希望不远处就是失望，他喜欢被动见面的惊喜。一次党校干训班班长组织小范围家庭聚会。既然是小范围，就把那些仕途无为的同学屏蔽在外，参加的都是外表谦逊而野心勃勃的家伙。班长向夫人们介绍他，说这是班里最有前途的同学，党校学习没结束就有好消息传来，还是个年轻的钻石王老五。夫人们的眼睛当时就亮了。他忙略显紧张地站起来自我贬低一番，这种场合的自谦其实就是炫耀。夫人们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。敬酒的时候，他都能听到她们心里的如意算盘噼啪乱响。果然，夫人们开始不约而同地让丈夫约他吃饭，用意简单而直接——安排相亲。

大凡这种场合，简方平都会说说客套话。比如，嫂子你别夸我了，我一个老男人，吸烟喝酒劣习都有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，还拖着个孩子；比如，嫂子你说的是我吗，我怎么觉得你说的像刘德华啊！等等。他习惯从别人话语里读出背后的含意，也善于把自己的话变得意味盎然。像是刚才的话，三十六岁的男人能算老吗？男人四十还一枝花呢。吸烟喝酒怎么了，抽得起中华，喝得起洋酒，而且看来挺有研究，这就是地位品位的标签。至于房子，现在没有不代表将来也没有，现在虽小意味着将来可能变大——厅里就要盖新家属楼了，政策是老房子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，他名下的六十六平方米，说什么也有小四十万吧？前不久在北京，钟厅长夫妇请女儿女婿吃饭，当然是简方平埋单。席间开了瓶2004年的奥瓦帕勒酒

庄艾米塔，价格不算太高，八千块不到。艾米塔的酒色是明亮的宝石红，除了橡木味，还夹杂着黑醋栗、覆盆子和紫罗兰新鲜的草本植物清香。单宁精致细腻，酸里略有甜味。品过一阵，聊起了简方平的相亲之旅。钟家女婿是搞宏观经济分析的，善于“从繁杂紊乱的微观经济现象中梳理有序的宏观经济观点”。他听了一阵，开始总结说离婚老男人有四个长处——老奸巨猾。老，是相对而言的，指的是年龄的跨度，而这跟成熟、稳重、风度是同义词。奸，是说善解人意，懂得风情，知道哪个年龄的女人需要何种程度、何种样式的精致生活。巨，自然是说经济基础和地位权力，老男人了，奋斗几十年多少都有点儿积累。像简方平这样堂堂省直厅局的办公室主任，车马酒食自不待言，而且直接为领导服务，上有人拉拢下有人逢迎，即便是其他资历老的处长也犯不上跟他过不去。至于猾，狡猾也。人海沉浮了几十载，场面见得多了，不狡猾也变得狡猾了，狡猾到了骨髓里，运用得行云流水，像小孩生下来就会找奶头，个把女人又焉能摆不平？钟厅长听了只是笑。钟夫人再看简方平时，已与刚才的目光似有不同。他多少有些尴尬，只好端起酒杯，赞叹女婿身居庙堂之上的毒辣眼光。

要说简方平在相亲大道上迎风披靡，也有些过了。有次钟夫人做红娘，将钟厅长的老同学、一个省城大学著名教授的女儿介绍给他。地点似乎已经忘记了，应该是个安静的地方，因为有红酒，好像是意大利的皮尔蒙玛佳连妮。玛佳连妮用的是多姿桃红葡萄酒酿制，没有经过橡木桶陈酿，显得果味十足，酒香杂糅。钟夫人将女孩子夸得无以复加，说什么大学时给来访的某国政要做过翻译，毕业后多少部委抢着要她留京云云。仿佛她不是某著名教授的女儿，而是某教授的著名女儿。女孩子嘴角上一直带着抹浅笑，把这登峰造极的夸奖通通稀释掉了。钟夫人喝茶润嗓的工夫，她用英语问他：能用英语交谈吗？

简方平不知相亲的程序何时多了这个环节，兴趣大起，用英语回答说：You can'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，大不了你说我听就是了。

他用了句西方谚语，直译是“老狗学不会新把戏”，意译就是“朽木不可雕也”。这同样是话里有话的简式风格，秀了一把英文之余还显得很谦虚。像口感多变的玛佳连妮。钟夫人见他们用洋文对话，越发觉得门当户对，笑得一脸自豪，亲自动手给他们倒水、递水果。不料女孩子谢过她，转向他用英语说：这个老女人实在是讨厌，说了半天莫名其妙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当真。

简方平深有同感，好奇心难以抑制，就回答说：她是我顶头上司的夫人，虽然如此，我还是认为你的话很有道理。

女孩子的浅笑终于变成了微笑。两人就用英语你来我往。钟夫人见他们无意改变语种，意识到自己

的存在迫使他们以此遮羞，忙借故暂离。虽没了多余的人，女孩子还是抱着英文不放，这让他多少有些不悦。即便是考验，也用不着如此用心良苦吧？选丈夫，又不是选翻译，想要英文好的，随便一个美国小瘪三都行。聊着聊着，女孩子却眼圈红了，泪水崩溃淹没了浅酒窝。原来她是被迫来相亲的。她在大学有个彼此相爱的男友。两人都是本省人，不过男友来自农村，负担甚重。著名教授不忍看著名女儿嫁过去受苦，大发雷霆，逼迫她不得与男友相见，并安排了层出不穷的相亲来捣乱。女孩子与男友感情很深，没有留京也是因为男友考公务员回了省城。女孩子最后恳求简方平放过她，成全她，并向钟夫人提出拒绝，至于拒绝的原因可以由他去编。过了两天，钟夫人胸有成竹地在家里召见简方平，问他发展情况如何。他顿了顿，说我想过了，年纪差距太大，还是不耽误人家的好。钟夫人一愣，说不就是十几岁的差距吗，算什么？人家八十岁的还娶二十多的呢。他还是沉默，钟夫人恍然大悟，低声说，是不是听到什么流言了？人家是小姑娘，感情还不成熟，走些弯路也是正常的。你不也离过婚吗？没什么不搭配的。简方平“嗯”了一声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钟夫人不甘心，说，你真的这么在乎她以前的事？非要找个没——谈过恋爱的？简方平抿了口圣爱美浓晨钟古堡，苦笑说要真是那么想，恐怕这辈子就找不到了。

钟厅长一直听着，也没喝酒，慢悠悠说，头等苑B等1级的晨钟古堡，配你这句话有些糟蹋了。他一慌，只好辩解说是自己觉得配不上人家，而且她年纪太小，嫁过来就当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妈妈也不合适等等。出了钟家，简方平有些生气，生钟厅长夫妇的气。离过婚怎么了，离婚的男人就找不得处女，就非得找个情史丰富的女人？就真是饥不择食，抓住什么算什么？你是厅长怎么了，你老同学的女儿又怎么了，老子就是不答应，你还能下命令？就算是给你当牛做马，就算你厅长上管天下管地，也不能任你摆布老子的生殖器吧？

回到家里，气消了，简方平有些后怕。赢得了生殖器的自主权，却得罪了钟厅长，代价未免太大。他打了一晚上腹稿，第二天找个钟厅长高兴的空当，厚着脸皮为相亲不成的事道歉。相亲不成本无所谓，但相亲对象是厅长老同学的女儿，涉及有犯厅长尊严的原则问题。钟厅长听了，摇摇头，说虽然她爸是我老同学，可你不容易，过去就过去吧。昨天那句话不是批评你好高骛远，而是说你太自卑了。你堂堂一个省直厅局的办公室副主任，马上就要独当一面了，就把自己看得那么低？咱们厅的处长就这么不值钱？就觉得自己不能找个黄花闺女？我就不信了。

简方平的心怦怦跳了起来，站在原地没动。钟厅长笑了笑，本来不想这么早就告诉你，过几天开党组会，研究这一轮干部提拔名单，你们杜主任要去下面一个事业单位当一把手，副厅级。你呢，虽然年轻了些，在办公室这段日子干得不错，我跟几个党组成员通过气了，一致同意把你报上去。他感觉到浑身的血一下子沸腾起来。钟厅长又说，想什么呢？

简方平把声音哽咽了一点点，说谢谢钟厅长。

钟厅长满意地点点头，好，宠辱不惊，我没看错你。上次党组讨论，有人说你婚离得不明不白，这么多年了也一直不肯再婚，只见你换女朋友——是谁就不说了，人家是老同志，思想上有老脑筋。我当时就生气了，我说我们是给党选拔干部，不是选拔模范丈夫。是谁离了婚转眼就结婚的，一目了然嘛，问题不在小简身上。至于谈恋爱，这是人家私事，又不是包二奶包情妇违法乱纪，难道这也是反对的理由？当时就没人做声了。不过，任命没下来，你还是低调一点……

晚上应酬完了回家，父亲和儿子早睡了，母亲在看韩剧。简方平说她多少次了，成套的韩剧影碟买回来就是不看，非熬夜看电视台里播的。熬夜看也就算了，还把声音关掉，瞪着一双老眼追逐花生米大小的字幕。一见儿子，母亲有些不好意思，低声说今天怎么这么晚，威威他们都睡了，你也得小心点身体。简方平想，还是妈好，回来晚了不是训斥而是关心，更不会像杜萱葳那样因为这个移情别恋。今天他心情出奇的好，没顾上埋怨母亲熬夜，直接去把父亲叫了起来。两人在客厅摆了几个凉菜，开了一瓶白酒。父亲喝不惯红酒，只喜欢高度的白酒。他到退休才混了个正处调的参与奖、安慰奖，不想儿子四十不到就提了上来，自然是天大的喜事。转眼一瓶白酒见了底，第二瓶又打开了。简方平喝着喝着就哭了起来，情不自禁地哭，发自肺腑地哭，毫无遮掩地哭，肆无忌惮地哭。他好久没哭过了，缺少缘由，也缺乏精力。在父母面前哭，无须解释，无须担心，因为他们全都知道，全都理解。这样的默契到哪里还有呢？上司会嫌你没城府，同僚会笑你太矫情，下属会当你发神经。至于女人，更是难以理喻，当年他真情真意地哭过，杜萱葳又怎么看的？母亲过来劝，劝着他，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掉。父亲没哭，说你别劝他，让他哭，在机关待久了，笑得多，哭得少，哭哭也好。他就酣畅地哭着，想，我他妈的容易吗？老婆跟别人跑了，多少人幸灾乐祸，还说我作风不好，男人做到这个份儿上，离死也差不远了。可老子呢，偏偏不死，偏偏活得比原来还好。你是处长，你是党组成员，可你找个小姐还得左右张望，还得掏钱埋单。我呢，大把大把的女人投怀送抱！你想往上爬，守着黄脸婆不敢闹绯闻，老子也想往上爬，换一打女朋友也是天经地义！升官发财死老婆，你做梦都想，可老子不用想，老子就是这么过的……

母亲实在不忍心了，端着蜂蜜水来给他解酒。他哭过半天，终于抬头说了句话，妈，等任命下来了，我

给你买个大电视，不用再费劲巴力地看小字儿！

正处任命下来不久，干训班一千同学给他集体庆祝。以前简方平总是不合群，别人喝白酒，他只点红酒。今天他抱定主意也喝白酒，不能人一上去就显得那么不合群，越是上去就越要合群。以前的不合群是为了表示有原则，今天的合群是为了彰显低调，两者并不矛盾。晚饭时他如愿以偿地合群了，酒桌上清一色的——红酒。班长说今晚大家向简处看齐，都喝红酒。大家说是是，简处喝什么我们喝什么。班长的器重让他很感动。班长一个月前升任助理巡视员，已是厅局级干部了。加上他岳父是省委某领导，应该不会就此停顿，副厅，巡视员，正厅，一步步前程锦绣得很。他看得出并不是所有同学都能得到这种器重，不易得的东西不光让人感动，更会让人珍惜。

喝完酒是唱歌。班长提议就唱一首《生日快乐歌》送给简处，恭喜简处在一个新的起点重新开始人生。大家纷纷同意。班长又说今天我特意请了我们厅市场处的美女雅竺给大家领唱，大家欢迎！掌声里，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孩子站起来，接过了话筒。简方平一整晚都没有注意到她，开始在脑海里搜索。好像班长介绍过她，不过人太多，他着实没有留意，应该也是个不出众的女孩子吧。班长鼓动大家起了一阵哄。别人唱歌的时候，班长凑过来神秘地说，你留心一下小王，我特意给你推荐的处长夫人，厅人事部门已经考核过了，正式报送省委组织部；刚才的歌显不出水平，等会儿她唱歌的时候，保管你眼前一亮，嘿嘿。歌舞房里人声鼎沸，他装作没听清楚，礼节性地笑了笑，两人碰了一杯。一会儿果然到了王雅竺唱歌，唱的是《古丈茶歌》。一曲唱毕，四下里哄然叫好。他附和着鼓掌。王雅竺在掌声里落座，脸上挂着淡笑，淡得有些发冷，像一杯加冰的白水。简方平头脑很清醒，刚才仔细打量了她，发觉并无特别之处，连歌唱得也不是想象中的好。正如刚入门的时候，看什么红酒都觉得好，觉得香，觉得醇，真到了一定层次才发觉当时的浅薄；也正如做科员、做科长的时候，觉得用车自由、报销随意、出差坐飞机都是无比的荣耀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尔尔。班长又凑过来说，感觉好吧？一会儿你送她回去，下面的节目就看你的武艺了。他当然推脱一番就答应了。拒绝总是不好，不能让班长感觉自己刚一升迁就长了脾气。不就是相亲吗？权当又一次练兵吧。简方平说，其实没什么，就是喝酒了，害怕交警查。旁边公安厅的同学老张皱眉瞪眼，吹牛说，你兄弟我是吃干饭的？在某某区除了杀人，喝个酒驾个车，立马摆平。女同学们笑个不停。雅竺没笑，躲在沙发角落里，喝了口红酒。她喝红酒的样子完全合乎规范，先是仔细地看了色泽，而后嗅了嗅杯口的酒香，最后才轻轻啜了一口，脸颊微微起伏，肯定是在用舌尖感受着酒的韵味，每个味蕾都张开怀抱。简方平多

少有了些好感，朝她举杯示意了一下。雅竺礼貌地笑，笑容还是淡如冰水。

厅里好车不少，简方平今天不愿太张扬，随手开了辆普普通通的帕萨特。王雅竺坐在副驾驶位置，报了个小区的名字。他知道那是个档次不低的小区，言语中谨慎起来。相亲多年，他最怕的就是官小姐，尤其是钟婷婷那样“80后”的。倒不是因为年代歧视，也不是因为这一批官小姐大多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，而是她们爹老子正值掌权，会给安全生产无事故平添了许多麻烦，投鼠忌器而已。他更喜欢和公司老板的女儿、老师、主持人之类的相亲，与官场的联系少，就相对安全一些。因为谨慎，话就不多，幸好一路上有王菲的CD在放，显得不那么寂寞。王菲就是这么有魅力，雅俗共赏，各取所需，不管同车的是谁都不突兀。车走在经三路上，转过去是东风路，再过几个路口就到了。为了不露怯，他偶尔轻轻哼两声，表示自己的喜欢。将喜欢的歌放给初次相识的女孩子，至少会让她感到没有受冷落，即便不成情侣也成不了仇人。这也是他相亲多年的经验所得。《乘客》响起的时候，王雅竺伸手把声音调大了一些，靠在头枕上，闭上了眼。这是她上车后的第一个举动。

简方平觉得再沉默就不好了，于是说，你也喜欢王菲？

王雅竺嘘了一声，示意他不要说话。紧接着，王菲雾锁荷塘般的声音响起：

高架桥过去了
路口还有好多个
这旅途不曲折
一转眼就到了
坐你开的车
听你听的歌
我们好快乐……

简方平忍不住笑了。王雅竺睁开眼，问他，你笑什么？他在红灯前停住车，笑着说，没笑什么，只是觉得很巧。她说，想来也不是你刻意的，你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看过我，要不是你班长非要你送我，还不知道你有什么安排呢。他有些诧异，话随着车子动起来。

你别这么想。我被他们灌得不轻，如果是我失礼了，我现在向你道歉。

她笑道，你这样的男人哪里会失礼？

他更奇怪了，那你说我是什么样的男人？

一个知道在女客人落座前，给她拉椅子的男人；一个知道女客人的茶水凉了，喊服务员续水的男人；一个知道在女客人喝了咖啡之后，递给她纸巾的男人；在同一辆车里十二分钟一语不发，只能说明你想说——对不起，你这种类型我不喜欢。一个精致而有风度的男人想拒绝一个女人，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沉

默。我说得对不对？

简方平又骄傲，又局促。王雅竺得意地看着前方，两人一时都没有说话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在又一个停车的间隙，转过脸真诚地说，今天真是喝得有点儿多，我这人一喝酒就爱说胡话，害怕有所冒犯，所以才克制着自己，你千万别见怪了。王雅竺说，得了吧简处，你还不够矜持？简方平一愣，我很矜持吗？

王雅竺笑道，今天你是主角，官场新贵哪有不矜持的？倒是你们这帮同学挺有意思，不就是你提了正处嘛，瞧一个个眼红心热的模样，比自己提拔都激动。还生日快乐，还抢着埋单，你要不是正处，谁搭理你呀。

简方平微微皱眉，想说什么，却一时找不到她的漏洞。王雅竺不无得意，说简处，前面就是我家了，你的任务也完成了，总之很高兴跟你认识，今后常联系吧。

简方平有些不解，说我还知道你电话呢。

王雅竺笑道：我的简处啊，您这样年轻有为的人，想知道一个女孩子的电话号码，不太容易哦。

简方平不喜欢这样被女人牵着走的局面，索性一笑置之。好在那个小区已经到了，一片小高层在黑压压的树影里，据说这是城区里唯一一个真正有“树林”的小区。简方平打算把她送到楼下，王雅竺礼貌地拒绝了。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小区深处，他没急着走，想打电话问问班长她的底细，也最终忍住了没问。相亲日久，阅女无数，他并非没见过摆架子的女孩子。但是将架子摆到让人仰视，让人无话可说，让人有心探究的境界，这王雅竺还真是头一个。简方平扔了烟头，笑了一声，开车，走人。

第二天换了办公室，屋子里有些凌乱。他不愿被人当小孩般伺候着，一切都是自己动手。正忙着，班长的电话到了，劈头盖脸地骂，好你个简方平，你是处长，老哥我还他妈的是副厅呢，这个面子都不给？

简方平毕竟底气不足，又敬畏班长和班长的岳父，忙是好一番解释。班长气鼓鼓道，你也太不拿人家当回事了，好歹要个电话啊？

简方平有些委屈，我问她要了，人家端架子不说啊，还指桑骂槐地说了我一通。

班长说，你知道多少人想追她，我都替你拦下了，你倒好，不理不睬！反正我的面子是荡然无存了，两边不讨好！

简方平苦笑，我一个离了婚的老男人，禁不起挫折了。那么受欢迎的女孩子，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？今天晚上洲际宾馆，我给班长大人赔罪，就咱俩，一条龙，好不好？

班长冷笑了一声，说洲际宾馆可以，我是不去了。你好好谢我吧，我再三苦劝，她同意再见你一面，一条龙嘛，就看你的武艺了。

简方平愣了，有些自恋地笑起来。要是对他毫无

好感，又怎么会同意再见面？想到这里，他趁热打铁地问王雅竺的来历。不问不知道，问过之后，他的腿有点儿抖。班长说，你以为她是谁，那是我小姨子！接着是警告，你可瞒不住了，她再三交代不许我说的；再接着是安慰，官小姐架子大不假，村姑架子小，咱也得看得上啊。

挂了电话，简方平头脑发蒙，轰隆隆的火车冗长得再也过不完。他坐了许久，想了很多。怪不得王雅竺口气大得撑破天，原来人家有资本啊。他又想起父亲说过，行走官场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既有人又有鬼说胡话；如果都不行，那遇见的就是神仙，可以不说话；神仙非要你说话，最好说实话。神仙都是全知全能的，人话鬼话胡话通通是笑话，只有实话，至少让神仙觉得你够诚实……晕乎乎过了一天，他才想起要订包间；等心急火燎地到了包间里，才想起应该去接王雅竺。一切都乱了套。

王雅竺七点准时到了，是自己打车来的。简方平给她拉开椅子，看她坐下，扑通着心回到座位上。王雅竺皱眉说，点了一桌子菜，怎么不见酒啊？

简方平谨慎地说，知道王小姐喜欢红酒，没敢乱点。

王雅竺敏感地皱眉，说是是不是姓罗的给你讲什么了？

班长就姓罗，简方平知道她说的是谁。真相大白，遇见神仙说实话的金科玉律可以用上了。他老实说是我打听得你来着，不怪你姐夫。

王雅竺恶狠狠地站起来，走出了包间。关门的声音惊天动地。简方平看着满桌子菜，冲天怒气都压在肚子里，烧得他吹口气都能点着烟。怒气又伴生着恐惧。王家的二小姐啊，钟厅长都未必肯冒犯的，自己玩儿了几年的暧昧，到头来把自己玩儿进去了。还吹嘘什么安全生产无事故，生产还没开始，事故就要了命。前几天跟几个厅局的办公室主任聚会，有人说最没眼色的人是“领导听牌他自摸，领导夹菜他转桌”，自己倒好，大领导的姑娘送上门来，他回了一个大耳光。此番经历一旦传开，估计自己的仕途就成了仕崖，只有学五壮士了。简方平想到最坏的结局，心里反倒平静。反正事已至此，大不了永不进步，谁还能把我的正处给撤了？他点上烟，拿起筷子夹了块西湖醋鱼，居然越吃越香。他知道雅竺一去不复返，官运从此空悠悠，就索性把盘子端到跟前，大口吃起来。边吃边想，这顿饭还能签单，下顿呢，下下顿呢？他甚至想打个电话把父母和儿子叫来，一起消受这顿杭帮菜，晚上再开两个房间，父母辛劳一辈子，还没住过五星级的宾馆呢。

一盘醋鱼见了底。门被人推开，简方平唇颤汁水淋漓，本能地抬头。王雅竺吃惊地看着他，电话还在耳边。他也傻了。王雅竺难以抑制地笑起来，对着电话说，你老同学？哼，他倒是挺开心的，一个人把一桌

子菜快吃完了，我算是知道什么叫境界了。

简方平只觉天旋地转。王雅竺不知何时落了座，看着他冷笑。简方平搓着手说，王小姐，你不是走了吗？王雅竺毫不掩饰地讥讽说，遇见你这么个尤物，舍不得走，简处接下来表演什么啊？他尴尬地站起来，关上门，端着茶壶给她泡了杯龙井。王小姐，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个笑话，你要是笑了，就别再寒碜我。看样子她立刻就想笑，却马上又绷紧了脸。

一个犯人被执行死刑。行刑的人开了一枪，卡壳了；又开了一枪，还是卡壳。犯人哭了，对他说求求你，来个痛快的吧，吓都被你吓死了。

王雅竺漫不经心地喝了口茶，这就是你的笑话啊？

简方平无言以对。王雅竺旁若无人地吃了一阵，擦嘴说简处，你开车了吗？简方平沉重地说，来的时候会开车，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了。王雅竺的手停住了。她盯着他的脸，忽然大笑了起来。或许在神仙眼里，连实话也是笑话。

钟厅长很快掌握了简方平最近的相亲动向，对他越加刮目相看。一次汇报完工作，钟厅长叫住他，从柜子里拿出个手提袋，说，听说你女朋友也喜欢红酒，拿去助助兴。简方平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看了看，居然是两瓶1996年法国波尔多区玛高红酒。这两瓶酒他在钟厅长家见过，还是几年前钟厅长随大领导出访法国时买的，当时每瓶的市价在一万元左右。玛高红酒存到成熟期，口感很柔顺，尤以带着淡淡紫罗兰花香为奇，有“红酒之后”的美誉。王雅竺是懂红酒的，瞥了一眼酒标就笑着说，看来你们钟厅长的确是红酒大家，挑出来助兴的红酒也是专给女士预备的，挺好，代我谢谢他。

其实，连简方平也没想到进展可以如此顺利。看电影，喝咖啡，品红酒，逛街，出门旅游，除了那个什么，一切热恋男女该做的事情都做了。那段时间过得很快。简方平第一次感觉到光阴的不真实。父亲在知道王雅竺的身份背景之后，吸了半盒烟，憋出一句话，说你小子悠着点，陈世美也是驸马，不还是被铡了？

简方平笑起来，不过是个副书记的女儿，哪里就成了驸马了？

你刚提正处才几天，多少人都盯着你呢。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屁股真就那么干净？你那点儿破事说小就小说大就大，你以为找个副书记的女儿就太平了？我在纪委那么多年，在位的大干部没见过几个，倒台的见过一大把！又升官，又走桃花运，什么好事都成你的了，别忘了枪打出头鸟！

简方平笑起来，爸，你看看你抽的什么烟？黄鹤楼1916。

父亲一愣，怎么了？比中华还贵？

简方平忍住笑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

父亲狐疑地看着他，脸色忽地涨紫，挥手把烟盒扔到墙上，雪白的香烟散落一地，烟嘴折射着淡淡的金黄色。简方平饶有兴趣地看着父亲，看着他腾地站起，怒道，拿走，老子不吸腐败分子的烟！

简方平弯腰捡起烟，装好，塞到父亲衣兜里，叹气说，爸，你说的我都记住了，不搞腐败，不当出头鸟，行了吧？

父亲摇了摇头，声音黯淡了下去，我是为你好，我见的腐败分子太多了，我老头子没啥，我不想威威受委屈，在人前抬不起头。

简方平哭笑不得，好歹安慰了一阵，这才回房睡了。第二天是周末，他早起买油条路上，见父亲混在老人堆里打太极拳，休息之际，雄赳赳地掏出烟盒，给大家发烟。一片烟雾升腾起来，简方平看得仔细，老人们手里短棒金嘴的香烟，不是黄鹤楼1916又是什么？他忙转过身去，避开了父亲的视线。

一晃又是一月有余，班长撮合简方平和王雅竺有功，自然是居功而傲，处处以大哥自诩。与王雅竺关系稳定之后，简方平为了答谢，请班长夫妇驾车出游。一路上四人谈笑风生，说不尽的逸闻趣事。中途休息吃饭，王雅竺接了一个电话，不料班长夫人的脸色骤然一变。王雅竺说着话，眼光不停地在姐姐和简方平身上游移，声音压得很低。他虽然心里咯噔作响，还是若无其事地跟班长夫妇聊天，但班长夫人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了。一会儿电话打完，一桌人突然安静下来。王雅竺掰碎手里的馒头，神经质般地搓成一个个小球，呆呆地看着它们。凭空冒出的小球们慌乱地挤在一起。沉默了一阵，班长夫人站起说：小竺你跟我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
班长夫人叫王雅筠，与简方平同龄，比妹妹大了十岁，人很好，话虽然不多，但都很有劲，每一句都不容人置疑。班长有些蒙，低声说怎么了，出来玩儿的，亲姐妹别闹得不愉快。班长夫人没回答，盯着妹妹，你起来不起来，大庭广众的，非要姐扇你？

简方平和班长愕然相望，不知所措。王雅竺一直搓着馒头球，小球的队伍不断扩大，像一群难民。王雅竺勉强笑着，说姐姐，真没什么，你别那么多心好不好？

简方平此时还是外人，不方便隔着军长找司令，只得尴尬地陪坐。班长感到义不容辞，笑着站起来拉着夫人，说你看你，本来高高兴兴的……一句话还没说完，班长夫人就火了，我们姐妹的事你管什么？吃你的饭！小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起来不起来？

周围不少双目光投了过来，像一群标枪。简方平从未见过班长夫人如此凌厉的作风，眼看着她的手真的扬起来，想起此处离省城不远，万一有熟人看见就糟了，便壮着胆子推了王雅竺一下，说听你姐姐

的，去吧。王雅竺站起来，转脸看着他，眼圈通红，低声说了句：真对不起。

班长气得脸色铁青，简方平倒是暗暗好笑。一个仕途正旺的年轻副厅级干部，居然被老婆训斥得跟小狗一样，又发作不得。一人宦门深似海。娶了官小姐，正如背了一副铁梯子出远门，用的次数不多，但每次都是向上爬的要冲，所以总也不敢丢掉。班长闷头抽了两支烟，说简方平，你小子老实告诉我，这姐儿俩玩儿什么把戏？他苦笑说你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，我这候补的能知道吗？班长看了看他，叹道其实小筠平时挺——挺温顺的，可小竺的事儿她一直瞒着我什么，我怎么问她也不说。简方平安慰他，人家是高干子女，不是你我凡人能明白的。两人相顾摇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姐妹俩回来了。王雅竺落座不语，把那群小球搓进掌心，拿一张餐巾纸包好，丢在一边。班长小心翼翼地问夫人，继续朝前走还是打道回府？班长夫人恢复了常态，果然是很温顺地笑着说，回去干嘛？离景区还远着呢。

日落时分到了景区，简方平跑前跑后张罗住宿。他不敢造次，开了三个房间。班长脸色阴郁，连开他玩笑的心情都没有。晚上的篝火晚会索然无味，四人放了几挂鞭炮，王雅竺就说累了要休息，大家都缓了口气。简方平回房间冲了澡，躺在床上，点上烟。景区里没有太好的红酒，他随意点了瓶加州纳帕谷地的蒙大维。蒙大维酒体很重，单宁很有力道，不多时就有了微醺。他琢磨着下午的事，思来想去毫无头绪，心情也沉重起来，忽然对前方不远处的第二次婚姻丧失了兴趣。班长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，面对一个喜怒无常的官小姐，还能怎么办？利害关系如此鲜明，如此具体，是取是舍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。他已经三十八岁了。父母没享过他几天福。儿子大了，心眼儿杂了，对任何可能充当妈妈角色的女人都抱着浓浓的敌意。真结了婚，日子该怎么个过法？能怎么个过法？不知道在王雅竺的概念里，跟父母同住的可能性有多大。那儿子呢？就算可以说服她，儿子能配合吗？更大的问题是，王雅竺肯定要生孩子的，那威威怎么办？再亲的后妈也是后妈，有了亲生的骨肉，威威难保不会受委屈。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让亲儿子离开自己啊。不知不觉，酒瓶空了大半，烟灰缸已经满了。

床头电话响了，是王雅竺打来的。

睡了吗？

还没。

开了一天车，怎么不赶快休息？

心里很乱，睡不着。

那我过去坐坐吧，聊聊天。

简方平把烟灰缸清理了，王雅竺就推门进来。两人相顾无言，唯有沉默。王雅竺看着他，说，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？他摇摇头，说你别乱猜疑，我不想

看你为难。王雅竺的眼泪下来了，说，你的电话能让我用用吗？我的被我姐拿走了，房间电话不能打长途。

王雅竺当着他的面打了个电话，对方关机了。她不习惯他的手机，问他信息怎么发。他给她示范了一遍，很有风度地坐在一边看电视。该死的风度，简方平想，干吗要有风度呢？本来没什么风度的人，偶尔伪装了一次，就得一直伪装下去，直到长在身上，变成了皮肤，脱也脱不掉。王雅竺鼓捣了一阵，有些胆怯地问他，怎么把通话记录和已发信息删掉。陡然间，他的血性熊熊燃烧起来。太过了，太过了，怎么能霸道到如此地步？老子是公的！他的风度荡然无存，强忍着没有发作，粗重的喘息声已然说明了一切。他想象着把她撕成碎片。王雅竺放下手机，看见了红酒，笑着说，是蒙大维吗？红酒里它算烈的了。说着，她抓起酒瓶把剩下的一饮而尽，抹去嘴角的残红，说我们做爱吧。

简方平盯着她。是交易吗？不用这样，我也教你怎么删。他的话是咬碎了说出来的。

不是交易，我不想删了，是我觉得对不起你。你该得到的都得不到。

王雅竺说着，慢悠悠拿起茶几上的一张便笺纸，撕碎，捻成一个个小纸团。她惨淡地笑，笑容像碎纸片。简方平默然站起，把她拦腰抱起来，扔在床上。王雅竺微睁双眼，任由他剥去她的衣服，凶狠地亲吻，凶狠地抚摸，凶狠地进入。整个过程里，简方平都在咬牙切齿，直到他大汗淋漓地倒在她身旁。王雅竺在哭，又笑起来，果然好疼。

简方平一身的汗刷地全落下了。他扯开被子，发现床单上有点点血迹，像是不小心洒上的红酒。王雅竺看着他惊慌失措的表情，说忘告诉你了，怨我。你歇会儿，再来。

房间的灯亮了一宿。第二天，班长敏感地发现了王雅竺走路的异样，坏笑着打了简方平好几拳。简方平已经感受不到痛了。景区不错，峭壁上人工开凿出来的十里长廊让人由衷地肃然。简方平想，悬崖上都能鼓捣出路来，自己为什么找不到个好老婆呢？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大概班长夫人也知道了昨晚的事，态度明显好多了，对妹妹不再那么严厉，悄悄把手机还给了她。这天晚上，王雅竺仍在简方平房里。在景区待了两天，四人启程回家。班长主动要求开车，说我们的简处需要休息。班长夫人笑骂了他几句。一路上王雅竺都偎在简方平怀里，他也温存地不时抚摸她的脸。害得班长夫妇连后视镜都不敢看，头也不敢回。车里放着王菲的歌，到了《旋木》，王雅竺轻轻唱起来：

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
在每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

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
不需放我在心上
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
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
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
我也只能这样

以前，简方平觉得自己懂红酒，也懂王菲的歌。可那个瞬间，他一下子惶惑了，不知道歌词里旋转的木马是谁，离场的又是谁。告别的时候，班长悄悄对他说，武艺挺高嘛，哥哥我等着喝你的喜酒了。简方平笑而不答，心里拥堵得再没有一丝空间。几天之后，班长的电话来了，跟预想中的气急败坏差不多。班长劈头就问，小竺出国了你知道吗？简方平“嗯”了一声。班长大骂起来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是班长挂的电话。出于尊敬，他把最后的发泄留给了班长。放下话筒，简方平走到门口，把门反锁上，却再无力走回座位，靠着门一点点下沉，坐在地上。泪水夺眶而出。是因为委屈和被骗，还是因为看重这段感情，他自己都无法判断。三十八岁的老男人了，哭起来样子很难看的。一盒烟抽完，班长的电话又来了，语气仿佛变了个人，隐约能听到班长夫人的哭声。班长的话很简短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收拾一下，老爷子要见你。

常委院其貌不扬。武警看了看班长的证件，笑着说这是规矩，再熟的人也得检查。班长强撑着笑了一下。王家很简朴，连电视都是多年前的老款式。老爷子在书房召见了他们。老爷子站起来，在书房里踱步，缓慢地说，小竺的事，你们都知道了？班长和简方平互相看了一眼。班长说，我刚刚知道，是小筠告诉我的。老爷子顿了顿，说小筠她妈死得早，小竺是小筠带大的。小简，你也知道了？

简方平有点恍惚。他的名字还是第一次出现在省委常委的嘴里。他点点头，小竺自己告诉我的，上次旅游的时候。

既然都知道了，就到你们这里为止，不要再外传了。老爷子继续踱步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有违人伦啊。其实也怪我教女无方。我想交代的就这些。你们都是单位重点使用的，工作忙，我就不留了。班长和简方平忙起身告辞。出门的时候，老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小竺走之前特意留了话，讲你是个好人，好好干吧。简方平声音哽咽着说不出话，只有点头。老爷子叹气，说你受委屈了，好好干，我心里有数。他知道，老爷子这个级别的领导能这么跟他讲话，已经是莫大的不易了。

简方平和班长没回单位。班长把车开到城郊河边，两人看着打着漩流向远处的河水，都在沉默。班长捡了块大石头扔进去，激起几朵混浊的浪。班长说，真是无奇不有！真有这种事！她不是也跟你……简方平打断他，说，行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得感谢你给我

找了个处女。班长回头诧异道，真是处女？简方平哑然失笑说，怎么可能不是？班长说，那你有福气，得请我喝酒。他说，一定，一定。两人互相扶着肩膀，回到车里。

3

王雅竺出国之后，简方平对相亲产生了恐惧，由恐惧变得麻木，连暧昧也不想再玩儿了。后遗症不止于此。本来艳羡简方平攀龙有术的人，都喜出望外地等着看笑话。班长对他说，你知道官场中人什么事最开心？半夜三更纪委的人来敲门要双规你。说的罪状你都有。你吓得屁滚尿流。纪委的人问你，是某某某吗？你喜极而泣，大声说，是对门！

希望看笑话的人都失望了。各种迹象表明，简方平不但没有掉下来，还有可能升上去。省委党校新一届处长班开学了，名单里赫然有他。据说本来是没有，厅里只报了黄处长。简方平刚提的正处，与黄处长资历相差甚多。谁都没有想到，省委组织部亲自过问了此事，临时增补给厅里一个名额。这合乎原则又违背常理的变化让钟厅长都感到意外。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。不过简方平的确进了处长班，眼看着毕业后就要进入提拔副厅级的序列，这就跟莱温斯基裙子上的斑点一样，铁证如山。简方平的背景神秘莫测，又是本届处长班里唯一的单身，身份一露，顿时引来无穷的羡慕以及相亲，让他疲于应付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他很难再找到相亲的状态，多数是接触一下，随便找理由草草结束，深入发展的少之又少。就像一条老去而高贵的蛇，又诡异又恐怖又冷血，却宁肯挨饿，也不吃腐肉。日子不紧不慢地翻过去。厅里新家属院盖好了，装修之后，他带着全家搬入新居。新家在一楼，有一百八十平方米，不算小院和地下室。父母和儿子入睡了，他总要一个人来到小院，在躺椅上摇晃，旁边放着红酒。隆河谷底的教皇新堡，口味丰厚圆润，最适合独处时斟酌。他想起被人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话，不知谁是你家的女主人呢。

新房里的确缺了个新娘。他想。

这段日子里倒也陆续见过几个，但都没有感觉。上次经厅里一个老处长介绍，他认识了一位女博士。博士三十出头，戴着眼镜，姿色中等偏上，身材如同一支铅笔。大概人一有学问，口才就跟学问成反比，话都不多。博士研究生生物学，看惯了显微镜下的细胞，对面前的活人缺乏了解的兴趣，更是惜字如金。简方平和她约会的动因很简单，她是博士，可能会给威威的教育有所帮助。与他交往过的女人不同，她对他的身份、地位、权力等等没有概念，甚至连车的品牌都认不清。一次他去学校接她，开的还是那辆帕萨特。博士皱眉对他说，你的桑塔纳该洗洗了。这句话让他很有好感。他曾经和班长打赌，做过一次关于车

的有趣实验。他开着下属单位的A8停在省艺校门口，不出三十分钟，就有女孩子敲车门，问他能否捎她去一个酒吧，她和同学约好了聚会。女孩子嫩得流汁。简方平想到了和王雅竺在景区的两个夜晚。他爽快地让她上车，女孩子熟练地抽着车里的黄鹤楼1916，大谈对各种豪华车的理解。一路上基本都是她在说话，她态度的从容让他不忍怀疑什么。他眼前幻化出漫天飞舞的避孕套和档案袋。到了地方，女孩子给同学打电话，说了一通后遗憾地告诉他，聚会临时取消了。简方平知道她在暗示什么，就微笑说你先进去占个位置，我停了车就来。女孩子下车，抓着那盒黄鹤楼。他调转车头，直接开上大街。通过后视镜，他看得见女孩子破口大骂的样子。班长在酒店包间里等着他，一干党校同学也在。简方平进去，叹息说我输了，今晚我埋单。包间里顿时笑语不绝。

其实博士那句话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。她有洁癖。博士可以容忍活体解剖时的血腥，却无法容忍他身上任何细胞的不洁。她柔柔地命令他要每天洗澡，每天洗头，香皂和洗发水的牌子要由她来定；他走路要抬头挺胸，不许抽烟，红酒也要适量；她不喜欢任何交通工具，只要坐椅上有别人的体温，她就会固执地等着冷却下来再坐；她不喝凉水，即便是大热天也要烧开水，等等。简方平一开始以为这就是所谓磨合期，慢慢地可以改变。但一个月下来，两个月下来，两人总是磨而不合，而且惨遭打磨的往往是她。简方平曾试图吻她，她并未拒绝，只是不愿张开双唇，说对他的口水过敏。他简直想问问她，这世界上有没有东西她不过敏的？终于在第三个月的时候，他决定放弃。两人约会在一个酒庄，简方平点了瓶智利圣卡罗酒庄的维斯塔那。价格不高，反正她也不懂。博士见他有些躲躲闪闪，主动说，是不是受不了我了？好，我提出和你分手。简方平如释重负，心里反倒有些伤感。分别之际，博士说你应该算是个绅士，自始至终都给了我尊重，谢谢。

其实简方平很不情愿做绅士。他心里明明有只野兽，为了做绅士，他不得不让它冬眠，而且不告诉它春天何时会来，因为他也不知道。厅里今年新来的女大学生不少，有主动示爱的，也有精心暗示的，让他大开眼界。每次出差，只要有女同事一起，都会让他头疼几天。连跟女同事说公事，门也要开着，声音也要提高，嗓门儿跟大会发言似的。有趣的是，他迟迟没有再婚的事还得到了一位女士的关注。杜萱葳在跟第二任丈夫有了一个女儿后，不知为什么又离婚了。她固执地认为简方平是在等她回头，勇敢地找到他，表达了复婚的意愿。他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不乏勇气的女人，当然是拒绝。好在威威对她的女儿有天然的抵触情绪，除了她自己，杜萱葳找不到任何支持者。此事无果而终。更有趣的是，杜萱葳还来厅里闹了两次，一次带着安眠药，一次带着

刀。如果没有这些道具，大家对她还能表示同情；闹过之后，舆论风头劲转，被同情的成了简方平。父母也没闲着。他们社交圈子窄，自作主张从老家弄来了几个相亲对象，形形色色的都有，弄得简方平哭笑不得。父亲问他，究竟要找个什么样的？他老实说我不知道，大概快了吧。父亲说，熊样！你就当西门庆吧。

偶尔，简方平会把车开到城外，停在路边，点上烟。你在干什么？他问自己。天色渐黑，往来车辆次第打开车灯，把前方照得明亮，车里却乌黑一片。他已经不听王菲了，听广播。每当电台放王菲歌曲的时候，他就转台。广告大多是卖房的、卖车的，这些他都不缺，他缺的是种踏实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只有女人能给，但不是每个女人都能。问题就在这里。他是大家眼里能让女人踏实的男人，有地位，有品位，生活精致，懂得红酒，也消费得起红酒。可什么样的女人能让他踏实呢？快四十的老男人了，找个看上他的女人容易，找个他看上的女人却很难，相当的难。为什么没有一个女人上来就对他说，我愿意跟你的父母一起住，我愿意把威威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呢？他问自己，这样的要求并不高吧？

党校处长班结束，班里组织到新疆旅游。他是生活委员，代表班里跟旅行社谈出行的事宜。旅行社出于重视，除了全陪，还安排了一个大客户部的副经理陪同，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。离开了以前的生活圈子，同学们似乎都放开了，不断地跟女导游开玩笑，说疯话。简方平并不去参与，倒是看得津津有味。导游都是见多识广的，在知道了他单身之后，有意保持着距离。已婚干部们说得多，做得少，因为胆子小，顾虑多，只能过个嘴瘾。所以跟已婚干部们玩儿暧昧是安全的，单身的就完全不同。游戏就是游戏，玩笑就是玩笑，导游还是明白这一点的。

在喀纳斯的几天，他们骑马，唱歌，跳舞，开篝火晚会。一次骑马到了森林深处，原始的大自然扑面而来，所有人都激动了。简方平又有了那种勃起的冲动，不久就是身心一并澄澈，仿佛母亲子宫里酣眠的婴儿。或许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，居然有男同学提议裸奔，货真价实的裸奔。气温并不高，二十度左右，但大家的兴致很足，马上就有人响应。女同学本来就少，抱成团坚决反对。一个大姐泼泼辣辣地说，小老弟们哪，姐姐我都快绝经了，裸是裸不起了，奔也奔不动了。男同学们哈哈大笑，手拉手连成圈，把女同学围在中心，嗷嗷乱叫。双方互相笑着坚持，谁也不退缩。最后还是简方平看不下去了，主动松开手，放她们出去。女同学们笑得花枝乱颤，牵着马退到林子外，说去给疯子们站岗放哨。男同学们对简方平的倒戈大加鞭挞，要他第一个脱。简方平也不推辞，爽快地把自己剥了个精光，跨下的小和尚横眉竖目，看着他们。大家啧啧赞叹，掌声如雷。随后就是纷纷脱衣服，一件件扔在地上。动作缓慢的人被大家毫不客气

地耻笑。很快，林子里除了牲口，就剩下一群赤身裸体、瑟瑟发抖的处级干部们。白桦林就像子宫，子宫里的人当然是没有必要遮掩的，所以似乎当众裸体也不是难堪的事了。其实大家都一样，身份一样，级别一样，脱了衣服更是看得出性别也一样。于是谁都不再拘谨，互相看着大笑，赛跑，跑得大汗淋漓。简方平也在其中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。跑累了，大家散坐在衣服上抽烟，放肆地开玩笑。有人说你看你看，某人勃起了。那人就笑着反击，说这天气还能勃起的只有牲口。马上就有人说，不对，勃起的只有简处。简方平陪着他们笑。玩笑开过，大家又跑。也有人躺下，让太阳光尽情抚弄平常暗无天日的地方。

回到省城，大家各复原位，按部就班地上班，工作，聚会。一次官场酒局，简方平和一个处长班的同学邻座，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裸奔，会心一笑。一个不知情的朋友好奇起来，问他们笑什么。简方平和同学同时敛住笑，正经起来，说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此后，裸奔的事很少有人提及，就连同学聚会也不再说起，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。年终旅行社搞酒会，请简方平参加。他对这类场合并不感冒。到了年末，办公室主任是最忙的，拜访领导，慰问退休干部，写各类总结材料，处处都劳力伤神。不过那天登门请他的是一起去喀纳斯的副经理，姓沈。说了几件旅途的趣事，简方平想起了裸奔的场面，忍不住笑。沈经理脸发红，说是想起了那天的事，接着就是哧哧地笑。就在这句话之后，他忽然对酒会产生了兴趣，或者说是对沈经理产生了兴趣，随口答应下来。酒会上供应的廉价红酒让他退避三舍，像捧着毒药。不过旅行社老板对他的到来很重视，也很感激，特意给了他一张贵宾卡。他礼貌地接过。沈经理很高兴，也喝了些酒，私下里对他说因为旅行很成功，老板给她加了薪，让她抓住他这个大客户。简方平的兴趣淡下去，有些后悔了。送她回家路上，她还停留在兴奋里，又说又笑又唱。他开着车微笑，并不去打断她简单的幸福，这也是有品位的精致老男人一贯的作风。年轻就是好啊，可以放肆，可以大胆地去做想做的事。简方平也年轻过，不过他年轻的岁月早就耗在学校和婚姻里，只能偶尔凭吊一二。到了沈经理住的小区，他停下车，等着她说告别，或者是请他上去坐坐。坐坐还是做做？这句话带着暧昧的歧义，简方平有些想笑了。像是许多次相亲的翻版。

沈经理的兴奋大概挥洒已毕。她扭头看着他，没有下车的意思，而是在问他，你在乎你的女朋友是不是处女吗？

这个问题很新鲜。他喜欢新鲜的问题。

简方平想了想，说我不想回答，因为我们还没熟到这个地步。他故意说了实话，实话总是很残酷。然后，他想看她该如何表演。

这就说明你在乎了。沈经理的表情很冷静，也很

自信。她骄傲地说，我就是个处女。

一连串的新鲜感让他有些诧异，甚至是不知所措。他微微笑着不说话，轻轻摇头。沈经理追问道，你不信吗？我谈过一个男朋友，但我觉得他不是我理想中的人，分了。

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理想中的人呢？

像你这样的。沈经理毫不犹豫地说。你给我印象很深。我跟的团多了，那个环境最能看清楚一个人。你挺与众不同的，我觉得你很好。当然，我这是一厢情愿。如果你觉得能交往，明天给我个电话。没接到电话，我以后再也不见你了。沈经理的语流很湍急。还有，我父亲去世得早，我妈在省四监上班，笃信基督教。还有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如果你是想玩儿玩儿，也不要打。我谈恋爱是为了结婚的。

第二天，有个兄弟省的厅长来考察，简方平接待了一天。搞接待越来越难了，这个级别的干部，什么接待没见过？可他不但要搞好，还要搞出特色，搞出水平，搞出高潮。钟厅长说过，接待也是生产力。好像这年头什么都能跟生产力和GDP挂上钩。安排厅长住下，又去对方的办公室主任房里聊了聊，确定了次日行程，已经临近午夜。住处在城郊的一个省属接待中心，曾经接待过不少大领导。有栋别墅还接待过伟人，如今没人敢住进去，干脆当作展览馆任人参观。简方平有些微醉，便到门口草坪上散步。草坪大得吓人，白天是个高尔夫练习场，故而脚下不时看得到散落的小球，星星点点的像畏缩的小眼睛，躲在草棵子里。远处就是那栋伟人住过的别墅，门口立着铜牌，写明了某年某月某日至某日，伟人曾在此住宿，办公，接见当地党政官员。他看着投射灯照耀下的别墅，忽然想起来好像有什么事没办，想来想去，终于想起了沈经理。这个电话打不打呢？呵呵。要不然，发个信息？

他掏出手机来。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来考量。快过零点的时候，他还是打了。电话居然没有人接。他有些失落，就再打。一连三次都是如此。简方平决定打最后一次，还没人就当是天意了。电话里的彩铃听了好几遍，翻来覆去是周杰伦的《青花瓷》：

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
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……

年轻人喜欢周杰伦很正常，但他一直觉得周杰伦吐字不清，缺乏当歌手的基本前提。或许这就是代沟。今天难得有耐心反复去听，才咂出了感觉。应该说周杰伦唱得不错，意境也有——可惜仍是无人接听。他准备回房睡觉了。当他合上手机的时候，离他不远处，好像有个声音也停了下来。他下意识地转身，发现门口的武警有些奇怪地看着他。静悄悄的大门外，一个人也在看着他。

在那个刹那，简方平发觉心里豢养的那只野兽睁开了眼，似乎在说，老子不睡了，老子要迎接春天了。按说一个快四十岁、阅女无数的老男人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触，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举动。可他还是大步走了过去，把那个人从阴影里拉出来。果然是她。

你在这儿多久了？

打到你们单位，说是有接待任务，我给所有的宾馆打电话，就找到这儿了。

那你怎么不接电话呢？

不敢接。怕你敷衍我。

如果我没发现你，怎么办？

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动出来，却笑着摇头说我看见你了，故意把手机铃声调到了最大，你肯定听得见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？他有些尴尬，只知道叫你小沈。

沈依娜。她说，你得记清楚了，下次再这么问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

当他知道沈依娜年龄的时候，心里多少有些不安。她才二十四岁，本命年，和他相差十五岁。比她年纪还小的他也遇到过，别人问起他的感受，他叹息说充满了负罪感。五年代人，他和她相差的又何止一代？到了他的岁数，面对任何女人都要想一想，先想好退路再说，哪怕她是天女下凡，哪怕她再独树一帜。显然，巨大的年龄差距会带来很多问题，价值观，幸福观，兴趣，理念，以及性。一旦做出选择，各式各样的问题就会纷至沓来。一个成熟的老男人必须对此先做出判断，做好预案。只有这样才会心安理得地享受相亲的乐趣。一开始，他也认为她更多地看中了他的地位、权力和他拥有的精致生活。这太正常了。但是交往了一阵子，他惊奇地发现她这方面的需求甚少。比如说打扮，她对网上如何使用廉价化妆品捣鼓出高档效果的帖子津津乐道，热衷于网购一些低廉的衣服饰品，尽管那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冒牌货。她总是埋怨钱不够花，却没见她怎么花钱，一问才知道都存了起来。比如说对待性的态度，她坚持要守到结婚那天，固执得像只蜗牛。她还告诉他，她母亲是个基督徒，她也是，真正的基督徒都是婚前守贞的。她没什么朋友，工作之余的时间大多是自己待着。考虑到她所处的行业性质，这有些不可思议。简方平送给她一台笔记本电脑，里面装了一种后台秘密运行的记录软件，可以记下她所有的键盘操作。过了一个月，他借口自己的电脑坏了，把她的拿回家，挑灯奋战一整夜，也没能发现什么。她的电脑水平他是知道的，而要想在整整一个月里毫无可疑之处，除非是本身就不可疑。简单地说，她跟所有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不同。这一切都让他新鲜而好奇。他想，如果是伪装，那这伪装也太难了。年轻的女孩子，谁有耐心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伪装呢？他身上固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，但比他更有吸引力的也不在少数。只要肯屈

就，沈依娜完全可以花更小的代价得到更多。

热恋很快就到了。每到下班的时候，不管一天的工作多累，身心多倦怠，简方平都会发短信给她，问她想到哪里吃饭。沈依娜总是说，你看吧。简方平就说，刚才打了114，查不到“你看吧”这个饭店。老男人玩儿起幽默来，年轻女孩子很难抵御的。沈依娜显然对这样的幽默缺乏免疫力。他和她都喜欢一个城郊的度假村，在那里可以自己喂鸡、喂鸭、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。沈依娜对没有土壤，根系裸露在水里的蔬菜充满了好奇。他向她解释这是无土培植。她摇头说，我宁愿它们生活在土壤里，一个生命的根是不能让人看见的。他坏坏地笑，说我的根在哪里，你就从来没看见过。她瞪大眼睛看着他，等明白了他的所指，气得满脸通红，不停地捶他。

两人聊起过彼此的过去。他自然隐瞒了许多，只把失败的婚姻和少数几个相亲的故事讲给她，包括女博士。他说的话，她几乎全都相信，连那些刻意的隐瞒也毫不质疑。她并不觉得他相亲的次数会这么少，还说你平常忙成这样，居然有机会谈情说爱？她的信赖让他有些不自然。因为她的历史太简单了。毕业后，一个同系的男生追求过她，交往了几个月，因为她对性的固守而分手，现在省城一个大学里当助教。沈依娜气鼓鼓地说，没有结婚就那样，是得不到上帝的祝福的。难道你们男人都是这样，见了几次面，就要那个吗？他想了想，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。沈依娜就说，那好，你跟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不见你提？他摊开了两手，为难地说不是我不想，是你站在我面前，我不忍心说。这句话是实话。或许能打动他的，也就是这个了。

简方平有了小女友的事，在圈子里很快传开。班长第一个送来祝福，与夫人一道请他们两个吃饭。沈依娜是头一回参加这样的聚会，之前很兴奋，之后很失落。因为差距太明显。班长夫人无论是见识、谈吐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，时装、香水、奢侈品、子女培养，没有一样是沈依娜擅长的，她只有唯唯诺诺认真听讲的份儿。不过班长夫人对她的印象很好，事后对简方平说，沈依娜不一般，挺少见的，你要好好待她。简方平私下里问她雅丝在国外的生活，跟那个女孩子过得还好吗？班长夫人的眼圈立刻就红了，摇摇头没说话。

圣诞节那天，简方平去旅行社接沈依娜，等了好久才见她下来，似乎刚哭过。他小心地问她原因，她靠在他怀里，梨花带雨哭了半天。原来是一个单子没争下来，被同行抢走了，挨了领导的批评。五十个人的大单子啊，本来说好的，因为对方派了个年轻漂亮的公关经理，生生地就抢走了。她哭过之后，开始了抱怨。老男人比毛头小伙多的就是耐心。简方平静静地抚着她的头发，静静地听，偶尔点评一句。他说，你该好好打扮一下，我的小羊羔对中年以上男性的

杀伤力还是蛮大的。或者他说，听你这么讲，我倒是积了不少阴德，秘书科里那几个谈恋爱的女孩子，因为挨了我训，不知换来男朋友多少体贴呢。每到此时，沈依娜总能破涕为笑，心情也好起来。王菲不是唱过吗？你快乐所以我快乐。于是他也开心了。开心的时候，他们总离不开红酒。沈依娜是学酒店管理的，有这方面的基础，培养起来轻而易举。她很快喜欢上了有红酒陪伴的日子，对于各类红酒的鉴别能力也突飞猛进。他不在身边的时候，她就自己倒杯红酒，细细地看，轻轻地舔。不过她消耗红酒的过程很漫长，一瓶喝完至少也要一个月之久。他问她怎么回事，她调皮地吐了吐舌头，说太贵了，比金子都贵。见他不以为然，她才说红酒是要两个人喝的，你不在，我一个人喝着喝着就想哭了，然后就发疯一样地想你。

和年轻的女友相处，问题当然有。他是个毕业后就泡在机关的人，年轻时就不太懂得浪漫，年纪大了，时过境迁，即便是懂也只好装作不懂。年轻人血气方刚，可以率性而为；老年人风雨苍黄，已然无需浪漫。偏偏是他这样的中年官员，上有领导下有部属，浪漫起来多有不便，只好下意识地与它远离。不过简方平的浪漫虽然简单，但充满老男人的智慧和底气。情人节的时候，他送给她三瓶意大利蒙特仙奴产的布内奴，告诉她，三瓶酒代表着三个字。她自然联想到了“我爱你”，红着脸说了出来。他却摇头，说不是“我爱你”，而是“在一起”。相爱的人未必最终能够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不要仅仅相爱，更要在一起。布内奴是好酒，酒色像熟透的石榴，有泥土和黑莓的香气。沈依娜的脸上洋溢着幸福，挥发出的香味比酒香还要饱满丰沛。老男人其实是不乏浪漫的智慧的，他告诉自己。走出酒店，他对她说，今天晚上请你听演唱会。然后他把车子开到城郊一处空地上，打开天窗，让满天星斗落进车里。音乐响了，是他的声音。他一共给她唱了两首歌，是他自己录制的。Right Here Waiting。As Long As You Love Me。一首缓慢，一首轻快；一首像是抚摸，一首像是热吻。沈依娜简直要失守了。简方平没有破坏这个氛围，两人只是拥抱，亲吻，交流着对彼此的依恋。沈依娜说，我想你。他哑然一笑，我就在你身边啊。她摇头说你越在我身边，我就越想你。

我们的确很合适，不是吗？他开始确信这样感觉。太不一样了。熊熊燃烧的爱火熄灭了所有潜在的问题。沈依娜从未问过他的家庭，她只知道他离过婚，有一个儿子。他也仅仅知道她只有一个笃信基督教的母亲，是一个监狱的科长，父亲早年亡故。在爱情的大背景下，这样的问题都被一带而过。重要的是他们俩都是单身，这样的身份让他们都有一种安全感。他跟她开玩笑说，至少不是见不得人吧。

年轻女孩子沉浸在爱河之中，智商通常都要下

降，对沈依娜而言，同时下降的还有工作业绩。其实简方平要想帮她拉几个单子太容易了，可她不愿接受，宁可忍受从副经理降到主管，从主管降到业务员的巨大失落。理由很简单，公司里人人都知道她有个有权有势的男朋友，她不想别人嚼舌头，说她靠姿色做交易才有业绩。她总是对简方平说，在我老家，要是名声不好了，嫁都嫁不出去。

可你有人嫁啊？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那不同。我要自食其力的。沈依娜咬牙切齿地表白。

自食其力的沈依娜终于失业了。简方平正列席厅党组会，见是她的电话，耐着性子没接。处长能列席党组会的次数不多，每次都是表现的好机会，他都是老男人了，这点儿常识他懂。那天讨论一个厅里的大工程。钟厅长还没有表态，七八个党组成员各抒己见，民主氛围抒发得淋漓尽致。民主后自然是集中。钟厅长咳嗽了一声，说的却是，简主任谈谈看法，列席也不能只当录音机。简方平有些意外，紧张地先关了电话，而后按照对钟厅长态度的揣摩，谨慎地发表了“浅见”。简方平说，首先，作为下属，不管党组做出什么决议，我都会坚决执行，不打折扣。其次，我认为……简方平说的，基本上都是平常跟钟厅长出差、开会、写材料的时候，慢慢领会来的。就像拉车的驴，时间长了，用不着车夫挥鞭，仅凭一句训斥一声咳嗽就知道该走还是该停。于是驴不用挨打，车夫又省力又得意，皆大欢喜。钟厅长总结发言，简方平笔行如飞，心花怒放。开完会就是连夜整理会议纪要，发给全厅处级以上干部。简方平和几个秘书科的人忙活到夜里十一点，纪要出来了，放在钟厅长案头待签。如果是和别的女人暧昧着，他肯定会领几个小兄弟放松一下，可现在是和沈依娜。简方平让他们找地方解乏，自己匆匆离开。沈依娜被冷落一晚，正捧着红酒消愁，见他就开始哭，鼻涕泪水蹭脏了他的西装。他心疼地看着她说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别工作了，我能养活你。

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。沈依娜哭着说，不过只有你这么说，我才高兴。

简方平还是在厅里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给她安排了工作。院长为难说，人好办，编制成问题。他就找到人事厅的一个党校同学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，请同学帮忙解决一个事业编制。同学看了沈依娜的简历，上下打量他，忽然笑着说，好好好，我们的钻石王老五也不唱单身情歌了。他正色说，别开玩笑，有难度吗？同学还是笑，那你先说是谁，要是别人，难度很大；要是弟妹，难度很大，也要办。

编制很快下来了，沈依娜有些不情愿地到单位上班。也是在办公室，打打字，发发文件。第一天下班之后，两人吃饭庆祝，开了瓶西班牙李奥哈的玛祖亚罗。饭是在沈依娜家吃的。简方平露了一手，让“80

后”的女孩子见识了一下“60后”老男人的厨艺。这倒要感谢杜董蔽，离婚那段时间没人做饭，他的厨艺就是那时练出来的。不想成了他现在的一招杀手锏。吃完了，两人坐在沙发上聊天、品酒。他问起她今天上班的感受，她感慨地说太堕落了，整天没事可做，真让人想结婚。

你真的打算结婚？

废话，难道还要变成老处女啊？

那好，我给你讲讲我家里的情况。

其实他或多或少地讲过一些，但没有涉及过家庭问题的要害。既然是要害，就不能轻易示人。一旦露出来，就等于毫无保留。老男人了，知道这样做是很不安全的。不过现在，他认为基本可以了。

我想结婚之后，还是跟老人和孩子一起住。我父母年纪大了，孩子还小，都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。他有些隐隐的担忧，还是说了出来。这其实就是他的底线。老男人的底线其实很简单。

照顾老人是应该的。可是孩子——她犹豫了，我自己都没长大，难道能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吗？我会不会带坏他啊。还有，我只比他大了十来岁，他喊我姐姐还是妈妈？

当然是妈妈了！再说还有老人帮忙呢，你担心什么。他看着她，观察着她，像是观察杯中的玛祖亚罗。她迟疑了一会儿，点头说那好吧，我买些书来看，争取做一个好妈妈。反正上班有的是时间。

那你母亲呢，会有什么想法？

沈依娜垂下头，一时没有说话。简方平很想知道她在想什么，却忍着没问。其实他看过沈母的照片，沈母只比他大了五岁，一点儿也不显老。他本能地有些担心。每次沈依娜给母亲打电话，沈母都要问她是不是每天都祈祷，睡觉前有没有画十字、念《天主经》和《圣母经》，有时还要让她在电话里背诵经文，检查她的功课。简方平领教过几次，于是特意找了本《圣经》来看，翻了翻，觉得太厚，就换了本薄薄的《圣经故事》。看到“爱邻居，爱仇敌”的时候，他心里稍稍宽慰；可看到“巴别塔”的时候，他又觉得很悲观。人类可以造出直达天堂的巴别塔，但上帝不许，便让人类说着不同的语种分散到大地上。他想，人与人的沟通障碍岂止是语种，境遇不一，生活各异，谁知道沈母在监狱里工作了一辈子，守寡了二十年，会不会跟常人一样呢？如果是，那就好办了，寻常父母应该不会拒绝他；可如果不是呢？又会有什么理由？

沈依娜终于说话了。我跟她提过你，她好像不是很高兴。她一再跟我说，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够了，不见得非是有权有势的。

你妈太高看我了。简方平笑着说，我可跟有权有势沾不上边。你妈还说什么？

我问你多大了，我说你快四十岁了。她又问我是什么级别，我说你现在是正处，快提拔了。

简方平有些自恋地微笑，这才是他在女人面前迎风披靡的资本。总不会因为我是当官的，你妈就不许你嫁给我吧？放心，我很老实的，经济上没问题，生活作风上更没问题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并不觉得自己在骗人。沈依娜却严肃起来，说我妈可是在监狱工作的，你是不是好人，她一眼就看得出来。简方平做了个举手投降的动作，好了好了，你赶紧请你妈来，别忘了带上她的照妖镜。沈依娜哧哧地笑了起来，柔声说你紧张什么，我妈就我一个女儿，我认准的幸福她不会阻挠的。

玛祖亚罗的酒精度有些高，沈依娜的脸晕红得让人心醉。这么说，一切都不是问题了。他对自己说。好像一个负重旅行的人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步伐和节奏，负担一经卸掉，反而不会走路了。脚下轻飘飘的，心也轻飘飘的。如果有音乐就好了，最好是班得瑞，适合开车时听的那种。因为今天晚上，他决定开她这辆车。

他搂住了她，仔细地盯着她的眼睛，盯得她心旌荡漾。

你干吗？她终于察觉到了异样。

我想吹灭你的眼睛，好不好？

不好。她慌慌张张地说，我们说好要留给那一天，没有结婚就那样了，上帝都不会祝福的。她虽然反抗着，但她的反抗仅限于言语。玛祖亚罗的酒液在她的血管里流动、挥发，她的四肢毫无力气，一切都像是沉浸在红酒里。可能她最终也没能意识到，这个程序是必须的。老男人必须验证最后这一点。她的所有魅力，最初的新鲜，之后的熟悉，他的信任和珍惜，以及今天的承诺，大多建立在此之上。如果她通过了验证，身下有了那抹类似红酒的色彩，他才会将自己作为老男人的幸福全部托付给她。请原谅我。他在心里默念着。我的爱，老男人的爱也是有前提的。尽管看上去这个前提很无耻、很猥琐。但它必不可少。

沈依娜哭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上了班，她不接他电话，也不回信息。简方平推掉了一个会议，在她单位的楼下等。单位保卫科长看见他的车，忙通知了办公室主任。他大方地说，没事，等小沈下班。主任立刻明白了，上去把沈依娜领了下来。办公室主任眼光都很犀利的。她很顾大局，顺从地上了车，脸上还挤出了几分笑，说陈主任，再见。这也让他感到欣慰。不过一到家里，沈依娜就把大局抛在一边，拼命把他往外推，说一定要分手，她算是看清楚他了。还以为是个绅士呢，原来你也是只禽兽！

男人都是禽兽。简方平想笑。他连连安抚说，好好好，我是只禽兽。

别丑化禽兽。她撅着嘴说，你连禽兽都不如！

他更高兴了。好好好，我禽兽不如。

你根本就是只苍蝇，恶心的苍蝇！

好好好，我是苍蝇。

别丑化苍蝇，你就是只屎壳郎！

老男人的耐心足以包容所有的撒娇、抱怨和小性子。只要他肯。简方平当然肯。他听了这话，不声不响地推着沈依娜，把她推到沙发边。她奇怪地问，你干什么你！

我这只屎壳郎开始工作了。

简方平的表情一本正经。沈依娜刹那间花开缤纷了，芬芳四溢。老男人把她揽在怀里，朝她的耳朵眼里吹气，体会着她身上一串串的悸动。按照常理，有过一次经历的女孩子很难抗拒第二次，即便是王雅竺。可是她却不。她用行动告诉他，吻可以，抚摸可以，怎么都可以，但是那样，不行。他不去理会，继续解着她的衣服。她感觉身上裂开了一个个伤口，被风吹得凉飕飕的。她的反抗无声而有力。她的指甲深深地嵌入他的皮肉里，扎出了血。红酒似的血。简方平松开了手，默默地看着她。她把衣服整好，埋进他怀里，说我不想这样，你会不珍惜我的。他紧紧地搂着她，没有再强迫。他凝视着她的眼睛，她的脸，直到她安然睡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简方平的手机响了，是班长的电话。班长的声音很沉闷，问他在哪儿。简方平支支吾吾，班长听出了什么，叹气说老张被双规了，可能对同学们都有影响，你心里得有数。班长说完就挂了电话，简方平脑子一蒙。老张是党校同学，就是当初说“在某某区喝个酒开个车，立马摆平”的那位，去年刚提的省会某区区长，这么快就倒了？

怀里的沈依娜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问他，怎么了？

简方平勉强一笑，厅里有点儿事，你先休息。

离开沈依娜家，简方平迫不及待地给班长打电话，班长苦笑说你定力不错，还没色迷心窍嘛。简方平哪里还有心说笑，追问老张出事的经过。两人说了一个多小时，从同学一场谈起，谈到自己跟老张的所有往来，替对方再三确认没什么犯忌讳的事之后，这才互道平安，挂了电话。简方平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发动了汽车。他想，谁叫老张嘴里没个把门儿的，不该说的乱说，倒台也是迟早的结局。过了不久，老张被双规的消息见了报，父亲如获至宝地举着报纸指给简方平看，要他引以为戒。父亲最后总结说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枪打出头鸟，你小子给我悠着点！简方平敷衍说知道了，我都听你的。其实他的思绪早就离开了，沈母就要到了，能不能最终娶到沈依娜，还得看她会不会同意。至于父亲的老生常谈，简方平早就有了免疫力。

沈母比照片上还年轻。见面时，简方平叫她伯母，沈母笑笑，说我比你大不了几岁，别把我说老了。沈依娜在旁傻笑。简方平有些踏实了，说伯母真幽

默，晚饭安排好了，在洲际宾馆给您接风。

五一期间洲际宾馆的包间很难预订，这对简方平而言当然不是问题。沈母走进包间，没落座，神情惕然地看着四周。简方平说，条件简单了点，伯母别见怪。沈母不置可否，拿起酒杯，对着灯光看了看，放下，又拿起沉甸甸的勺子，凑近鼻孔嗅了嗅，皱眉。沈依娜忍不住说，妈，方平好不容易才订的包间，您快坐下吧。沈母笑了笑，说条件不简单，可是干净吗？我不习惯在包间里吃饭，咱们去大厅吧。服务员惊愕地看看她，又看看简方平。简方平朝沈母抱歉地笑，说包间里是太局促了，大厅里敞亮，就是人太多，闹腾了点，我这就去订位子。

简方平的脸色像霉变的水果皮，让餐厅经理忐忑不安。位子很快订好了，沈母径直走到桌边，坐下。沈依娜惴惴不安地落座。简方平若无其事地点菜，选酒。菜是好菜，酒是好酒，法国波尔多区的拉图尔。酒色暗红，单宁扎实，有点淡淡的巧克力香气。沈依娜知道这是众多波尔多红酒客心中的酒皇，每瓶不低于一万块钱，就不无感动地朝他笑了笑。简方平不动声色地给沈母倒茶。酒刚上来，就有朋友过来打招呼。简方平介绍说，这是小沈，这是小沈的母亲。朋友当然看得出故事背景，礼貌地给沈母敬酒。沈母坐着没动，举了举酒杯，说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朋友说是某某厅某某处的。沈母满脸是笑，你们朴厅长就在我们那儿，你要是想去看他，我可以帮忙。朋友的表情立刻凝滞，讪讪地笑着离开。沈母冷笑一声，说朴厅长判了十五年，去年进去的。

妈！沈依娜终于表达了不满。

沈母仔细地擦拭着筷子，语气像筷子似的直而硬。我和他说话，你要听就坐着，不想听就走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

依娜，你去车里拿盒烟，我先跟伯母聊。简方平感觉有人一手拿锤，一手拿钉子，在他的头上来回挪移，寻找下手的部位。之前的种种预案全告失效，他真想这顿饭快点结束。沈依娜咬紧了嘴唇，拿着钥匙离去。

沈母放下筷子，说，简处，我性子直，你也别见怪。你跟娜娜的事，我不同意。

简方平想了想，苦笑说，为什么呢？那一瞬间他居然想起了演小品的蔡明。

如果是不想和我父母同住，我可以在家附近买套房子，既方便照顾，也没有生活上的不便。孩子呢，可以两头住。当然跟着我们的多些。

我不是指这个。照顾老人天经地义，孩子也是你亲生，你娶谁都是这样。

那，是什么呢？简方平完全蒙了。他其实已经退到底线之后了。

沈母掏出烟。简方平本能地弓着身子，伸直了手，给她点上火。他心里已经把她当成领导来敬。沈

母呼出一口烟，说，我是干什么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是教育改造科长，在省四监干了二十年。四监是关什么人的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处级以上的才够资格。

您的意思，我不太明白。简方平自己点上烟，火苗微微颤抖。

我接触的腐败分子太多了。刚进去的时候，都是拼命写信，拼命锻炼身体，跟家人见面也是信心十足。不出一年，全蔫了。自杀的，发疯的，绝食的，我见得多了。一开始，老婆孩子还去看他，慢慢地，探视成了写信，写信成了没信，最后寄来的是离婚协议书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你今年四十岁，听娜娜说快提副厅了，进步挺快。我见过比你还快的，后来错乱了，把自己的手腕咬得跟孩子嘴似的，就是那个朴厅长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娜娜当初那个男朋友挺好，大学教书的，工作也很稳定。可惜了。

我知道他，可我还是不明白。简方平想，自己什么时候成了第三者？

娜娜很传统，结了婚就过一辈子的。你呢，今天在这儿给我拍拍胸脯，真露了马脚，你能躲过去不进四监吗？沈母的目光缝纫机似的，针头在他脸上来回扎着。恐怕不敢吧？就拿这红酒说，靠你的工资能买得起？你再看看这大厅里的人，有几个是自己掏钱的，有几个是干干净净的？你们这些春风得意的人，禁得起查吗？不出事当然好，一旦出事呢？你别怪我说得难听，我是见得太多了，心里害怕。说实话，我真不在乎你年纪多大。父母也好，孩子也好，跟娜娜过一辈子的是你。我不图娜娜荣华富贵，招人眼红，我只图她平平安安的，到老了有个老伴儿在身边，知冷知热就行。我清楚得很，就算你进了四监，娜娜也不会离开你，她就是再苦也做不出那种事。可我是他妈，我不能让她冒险。

大厅里人声鼎沸，过节的人们兴高采烈，不时有片片笑声此起彼伏。嘈杂之中，简方平想，这不是什么见面，这根本就是审判。所有人都是看客，都在看着他。看着他小心翼翼，看着他委曲求全，看着他一败涂地。而他毫无辩解的机会。

我大致听明白了。简方平点点头，可这个理由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照您这逻辑，是当官的都要进四监？喝红酒就是腐败？嫁给官员就是冒险？这根本就不成立嘛。

我知道吃吃喝喝不算什么，可我单位里关的人，都是从吃吃喝喝开始的。我是搞教育改造的，谁犯了什么事，怎么犯的事，怎么暴露的，我清楚得很。话说回来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当然不想咒你进去。可万一是为了能减刑几年，到处给人做反面教材，给人做警示教育，让一家人跟着丢人。要是你有个闺女，有个外孙，将来可能一辈子在人前抬不起头，直不起腰，你不后悔？

沈母摁灭了烟，掏出一张名片扔在桌上，铿然作

响。这是省城大学崔校长的电话，她是我大学同学。如果你真的爱娜娜，你就离开官场，到大学里做学问去。你要是这么做，我就同意你和娜娜的事。

简方平又抽出一支烟，就着烟头点燃。他看着杯里的拉图尔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沈母自己点上烟，说，怎么，还是舍不得吧？

简方平慢慢吐了口烟，慢慢地说，我能说几句吗？

当然可以，犯人还能陈述呢。

如果我辞职，不在厅里干了，读书十几年，工作十几年，全废了。这先不算。请您在五星级的饭店吃饭，喝一万多一瓶的拉图尔，娜娜的工作，都是它给的。这也不算。您开出的条件，只要我想，用不着动用崔校长，也能办得到，可这也是它给的。这还不算。就说娜娜吧，如果我不是处长，是个下岗职工，我们根本不会见面。这都通通不算。我想问问您，我都四十岁的人了，辞了职和娜娜结婚，抛弃以前的一切，我还能干什么？我和她会幸福吗？我敢保证，我一旦不做厅办主任，娜娜的工作很快就没了。守着我一份死工资，娜娜失业在家，难道我们要靠您来养活？

沈母吸着烟，吐出一句，平平淡淡才是日子呢。我一个人，不也把娜娜拉扯大了？

简方平想骂人。可沈依娜过来了，离老远就能看见她眼圈通红，显然是哭过。他朝她微笑，艰难地对沈母说，这样吧，您让我好好想想。他的话里居然带着些哽咽。

沈母凝视着他，声调忽然柔和起来。她叹息说，娜娜的好时候就这几年，我是她妈，我是在救她，也是在救你。

不管怎么说，沈母还是给了简方平最后一次机会。三天里他打过一次电话，听得出沈依娜在跟母亲激烈地争执。此后就没有再打。他想，他应该相信她会争取的。如果争取不下来，他再努力也没用。他把这个意思写成信息，发给了她。他忽然感到很无助。一个老男人都无助了，实在有些可怜。沈依娜的回信很简单——相信我。

第三天头上，沈依娜给他打电话。找个地方见见吧，我有话对你说。

去哪儿呢？

你看吧。

查了114，没有“你看吧”这个饭店。

沈依娜一下子哭了起来。他们俩曾有过多少美好、多甜蜜的光阴啊。他叹了口气，说你等着，我去接你。

简方平接到她，直接把车开上了高速。他准备带她去两百公里外的一个度假村。那不是厅里定点接待处，他不能签单，但是离省城很远，回来的话要两个多小时。如果没谈好，如果她绝望了要放弃，至少在回来的这两个多小时里，他还可以做一下最后的

努力。他想，一个老男人，对爱情算计到了这个份儿上，还有谁不会被感动呢？

不是周末，度假村里人不多。整整一层楼的餐厅，只有他们两个。外边有山，脚下有水，桌上有红酒。意大利红酒，蒙特仙奴的布内奴。跟情人节时老男人用过的道具一个品牌。红酒打开，简方平说，西方人说红酒是上帝的血，我想如果上帝会流泪的话，肯定也是红色的。

沈依娜哭了。他安慰着她，觉得心里酸，鼻孔也酸。难道他也要哭了？不对，老男人是不轻易哭的。也不对，不轻易哭是不会哭。事实上他已经落了泪。

两人自始至终没有动筷子。回去的路很长，两人也很少说话，都在想心事。他想，那就等吧。离婚后他就一直在等。遇见一个，放过去了。又遇见一个，又放过去了。终于想停一停的时候，遇见的那个却要把他放过去。多有趣的事啊。电台放了一首歌，最后一句说“爱情想开往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”。写得真好。简方平回味着，想开往地老天荒，究竟需要多勇敢呢？他以为自己足够勇敢了，他甚至可以承诺和父母分开住，可要他放弃现在的仕途，他真的做不到。沈依娜忽然眼睛一亮，说，那样好不好？你领我去酒店，我们生个孩子，说不定我妈就会答应了！他迟迟没有说话。她看着他的脸，上面亮晶晶的，像是孩子唇上挂的清鼻涕。她哭着拉住他的衣服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个老男人哭起来很难看的。真的。你等等我，我好好做我妈的工作，好不好？他看着前面，说，你放心，我会等的；等到死，我也等。说到这里，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。其实他还想说，只要……只要什么呢？一个老男人，一个懂红酒、生活精致的老男人，一个受女孩子和女人青睐的老男人，如果没有了某些东西，立刻就贬值了。他知道，自己不能贬值。他得考虑下半生吧，自己的下半生，父母的下半生，还有威威。

沈母一住就是一个多月，似乎不打算走了。沈依娜每天都给他汇报“做工作”的进展，但有沈母在，他们的见面少了，几天也不能见上一次。这段时间父亲身体又不太好，住院后还突发了一次脑溢血。母亲还要带威威。他只好白天工作，晚上在医院陪护。人到中年的家庭重负他只有一个人承担下来，因为他没老婆。输的液里有安眠药，父亲很快熟睡了，也没往常的呼噜。简方平看着他的脸，好几次忍不住探手过去，看他还有没有呼吸，是不是已经离开了。简方平心里猛地一酸，自己也会老去的，也会像这个样子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让人误以为死去。他趴在床脚睡着了。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裸奔的狗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。突然觉得一切都变了，人也高了，房子也高了，树也高了，看什么都得仰着头。一张嘴就是汪汪汪的。人说的话他也听不懂。他就跑啊跑，跑着跑着，路边

有人泼了碗剩饭出来，他摇着尾巴就上去了，吃得那叫香啊。一觉醒来，厅里打电话找他，说是省政府急着要一份材料，知道家里有病人，可不得不让他回来救急。电话是钟厅长打的，他没办法推辞。早上路很堵，大家都在爬行。按照往常，沈依娜此时会给他汇报昨晚做工作的情况，不知为何今天还没有。路过她家，他忍不住把车停在门口，琢磨着是不是送她上班。远远地，看见沈母和一个小伙子有说有笑地从小区里走出来。他认出是沈依娜的前男友。小伙子穿戴很普通，鼻梁上架着眼镜，手里提着书包。他看着他们寒暄告别。小伙子上了公交车。沈母排队等着买油条。他慢慢掏出手机，给沈依娜打了个电话。她大概在吃东西，嘴里含糊不清，问他老爷子怎么样了。他多少宽慰了点，说我爸好多了，你在干吗？

沈依娜说，和我妈一起吃饭呢。

哦。简方平觉得手心有了汗。他看了眼车窗外的沈母。是吗，你们吃的什么啊？

油条啊，她就知道买这个，对了，还有牛奶。你呢，你吃了吗？

吃过了，你们娘儿俩好好吃吧。

简方平发动车子，挤进车流。他想——今天事情还挺多的。省政府办公厅急着要材料，多半是省里领导要来视察了，不是视察也是调研。这对厅里来讲是大事，争取了很长时间，做过很多工作。钟厅长快到站了，是退到政协还是退到人大，能不能进人大常委，现在正是敏感时期。钟厅长一退，厅里班子也要动了，他的助理巡视员能否顺利批下来，也要看这阵子的表现。前一段时间被沈依娜分走了不少精力，钟厅长多多少少有些不满。现在看来是本末倒置，不能这样了。四十岁的老男人，又面临着一个关口，错过这次机会不知还要再等多少年，他应该明白孰轻孰重。想来想去，好像除了父母、儿子，还是这个最让人踏实。绿灯亮了，简方平想是不是给办公厅秘书处的同学打电话，探听点信息。他是办公室主任，万一钟厅长问起来，总得有个说辞。前边又堵上了，喇叭声此起彼伏，聒噪得他心旷神怡。打听到了内部消息，钟厅长的不满可能会小一点，助理巡视员的机会就大了些。简方平又想，好好干吧兄弟，如果这次能再升一次，日子就更好过了。

原刊责编 晓枫

【作者简介】南飞雁，1980年生，祖籍河南南阳。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青年作家高级研究班学员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冰蓝世界》、《大路朝天》、《大学无烦恼》、《幸福的过山车》、《梦里不知身是客》、《大磁商》等六部。曾获河南省优秀文艺成果奖，河南省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图书奖，河南省五四文艺奖文艺类金奖，荣获河南省首届“青年文化新人”新号。现供职于河南影视集团剧本中心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